

松江集  
六

別集  
賜祭文  
祭文  
輓章  
行錄  
行狀  
謚狀

共七

~16  
2349  
6





和  
2349  
卷 7-6

松江別集卷之四目錄



附錄

賜祭文

祭文

挽章

行錄



松江別集卷之四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四

附錄

賜祭文

一 宣廟癸巳  
文見年譜

二 肅廟甲戌  
復官爵後

維邪與正若陰陽然迭消而長理無並全嗟卿一身  
關世汚隆其屈其伸可究始終卿之登朝際 宣祖  
聖首持激揚以棐初政伊誰缺 欲售熒惑卿辨于  
庭已側其目甘陵其分邪正遂判以卿素剛為彼所  
憚大賢得輿羣小斯嚙卿贊 聖斷三奸距脫孤忠





誰許衆咻益怒纔褻殿鷄旋成市虎嘻噫逆節出自  
淫朋 九廟盡驚孰爲股肱 主危是急敢淹于逐  
迺卽大拜迺任淑問豈不審克彼自怨毒匪夫之失  
而怨之宿謂卿殺之卿則實救非卿不讞亦云卿構  
曾謂明允而事羅織曾謂哀矜而肆憐虐萋斐旣成  
黷黷終欺以參殺人慈母亦疑生旣罹擯歿猶抱  
枉已遞繫帶幾禍泉壤滔天之詬卅載而極力舐卿  
者卒爲元惡豈惟卿冤明時則昏 仁祖改紀淑慝  
大分元老同辭厚誣悉白 兩聖繼治遵而不易越  
予嗣服謬進匪人僊言之起已見斷斷孽臣再逞竊

柄行臆戕忠極良絲近逮昔或投其甌或謾以面鬼  
蜮之態肝肺可見蓋立暨堅其逆同符遂謂庚獄卿  
可權輿庚獄旣反猶不爲嫌 先朝斷案簧鼓並及  
盡矣九地復加譴責甘心於卿竄爲亂域神人胥憤  
婦孺亦傷今予深覺大有憂張念卿平生不顧禍福  
矧爾旣骨何傷何辱有此旌別有國恆規爰契予衷  
不待詢諮恩綸特降相麻還畀予以慰卿亦新予理  
計卿終始今餘百年其間屈伸凡至幾焉當卿之屈  
奸壬充庭逮卿之伸治化斯清其世若此其人可知  
繫卿大節於古亦稀清明直方輔以問學操如松筠



質惟冰玉 聖朝所獎大賢所推肆在檢人臭味迥  
歧雖誣何傷秬見其正安得如卿作予之相日會輦  
路過卿舊塋鄭公之鄉尚畱嘉名咨嗟興念若或遭  
際顧今愍曲遍延揭厲况卿忠賢尤為崇表酌茲洞  
酌抒誠以告從今大來庶幾世世卿無復屈國以永  
泰

三

肅廟丙戌書  
賜額時

知製

教趙泰東製進

予嘗求士惟忠惟清楚有左徒宋得元城峻節高風  
師表百世顧我本朝卿可為儷天挺英特炯然冰玉  
嫉惡剛腸如鐵如石講究儒門寒泉一脉生平慕悅

紫陽是學早揚明廷際遇 宣廟弼違陳謨風儀矯  
矯時則有賢文簡文成道同心契贊揚治平君子得  
輿宵人側目卿惟最剛首叢衆鏘殿鶻纔褒市虎旋  
變遇坎則止卷懷湖甸逾節俄起朝野咸震昇卿台  
鉉委卿淑問豈不平反彼自怨毒南箕貝錦終肆癸  
忒生既罹擯沒猶抱冤 仁廟改王淑慝大分元老  
齊訟厚誣昭雪粵予嗣服讐言復捏盡矣九地再加  
譴斥始焉不諒終乃大覺恩綸特降相麻追宣思慰  
泉塗遂賜榮禋念卿屈伸實關時運當卿之屈朝論  
乃紊逮卿之伸治化維新繇茲以觀益見其人其人



伊何忠孝清直松筠之操淵源之學先正所推後學  
攸尊聲徽不泯矜式斯存瞻彼祈陽寔惟菟裘水石  
清絕風槩允符追攀遺躅宜建祠屋多士叶謀眠隸  
趨役瞻依有所享禮罔缺頑廉懦立激勵在茲操方  
履正觀感由斯爰錫新額庸載祀典不昧英靈庶歆  
寵典

四 正廟癸丑夏因七知製 教奇學敬製進

代孫寅煥襲封勳爵 吾東感際 一明 宣是頌濟濟在廷匹于奎宋程朱  
復作韓范登用卿於其間實維伯仲樵兒汲婦咸誦  
君實嫉惡剛腸憂國斗血用是積忤訛訛衆舌流離

百謫雖或少屈炳然其心 聖祖攸燭陽道終伸羣  
誣洞劈百世公案青青者竹予維曠感欽慕采隆際  
爾雲孫八耄紹封典型如見想像遺風鳴陽山高松  
江水長伴官致祭庶歆我觴

五 今上癸未因十一

代孫文源襲封勳爵 卿惟間氣英豪風流學顏志范德業進修遭際 明  
宣澤利將施嫉惡剛腸衆猜羣忌三奸抵隙陰陽  
大判扶正抑邪一刀兩段流離百謫豈乏明時憂國  
寸心 聖祖燭知身屈道伸公議百世勳銘鼎旂名  
傳婦隸思昔癸未讒人首始 袞褒煌煌昭晰表裏



值此歲回曠感彌新矧今國步若涉無津賢惟邦寶  
功烈未沫九原如作 宗祊有賴際爾雲孫八耄紹  
爵典型斯在千秋如昨仔官致侑庶歆我酌

祭文

成 渾

凡亾踰歲我始來哭哭以盡哀哀不可盡嗟嗟亂世  
久生為賊生以為賊死亦何悲蟬蛻汗濁知兄得計  
癯羸斯骨百憂攢心曾幾何時不隨兄後九原有知  
庶幾復見

二

安敏學

維靈雲松其趣雪竹其剛晞髮扶桑濯足滄浪紉蘭

為纒製荷為裳香潔其修雜佩其長孝悌子諒正直

剛方揚于 王庭金馬王堂論思啓沃黼黻 王猷

謦謦謂謂霜氣橫秋夷險一視浮沉是羞性偏薑桂

老而愈辛孤忠介介殉國忘身天不祚宋世道其淪

衆醉昏昏獨醒誰憐羣吠四起挺刃皆仇蘭忽為艾

昔日之儔臨岐觀望得意嘲啾世味辛酸吾道其謬

身遊青瑣夢繞丹邱載脂南轄時焉遠遊逍遙林壑

優哉遊哉無適非君江湖亦憂國運中否迤孽萌生

黃扉之登望屬羣情欽恤是啓訊獄衡平牛喘未調

萋斐遽嬰浮雲忽蔽白日無光北風其涼雨雪其滂



西塞接天鳥道茫茫征馬蕭蕭僕夫遑遑寸心耿耿  
弔屈何傷 幸蜀禍慘 賜環恩霈 行宮之謁龍  
灣塞外痛哭一拜山河帶愁邊地早寒霜雪其稠  
天顏減舊日月其流 王師一怒三京是復 皇恩  
欲答天高地闊欲伸微悃公膺其責 君命何宿拂  
衣即發扈從轅門相隨旅泊遠送西郊一尊斜日萬  
里燕雲一釭行色庶竭愚衷排雲叫闔旌節未旋讒  
夫媒孽荃不覺悟待罪湘潭竟死莫白朋友之慚余  
時逃亂潛伏壠側奴還日邊獲睹手札考閱其出還  
都翌日豈意哭計曾未一月臥病田廬末由趨哭望

哭江雲肝膽欲裂凡今之交觀勢厚薄卅載交情瑩  
若冰雪晚歲相看老而彌篤丘壑之盟炳炳如昨新  
阡數尺宿草已絳雖欲不哭其何能抑鷄酒一酌薦  
此誠赤尚饗

三

宋時烈

維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初九日乙未恩津後學宋  
時烈竊聞松江相公之孫澆以相公宅兆不利懼於  
體魄靡寧遷自高陽將以今月十一日永窆于鎮川  
寬洞之新阡竊以事契之重宗慕之深不敢有踪跡  
之拘敢齋清綿之奠告于樞前曰 宣祖大聖則哲



如堯草木知名公以見 褒栗翁大賢范馬之知忠  
清孝友謂公有之方將協輔致世之治彼讒誰敵亦  
太敲撼公去六紀詆訶茲甚在公何戚公議不亾一  
臥終古萬事都忘今茲孝孫罔保彼安爰啓舊隧果  
罹于艱胡公正直天不監臨生則人齟沒而水齧地  
藏新兆以俟其直從茲永寧保佑嗣續惟我後生粵  
自卬角諸父是聽則誦君實及登溪門講服尤熟謂  
曰松江疵者是慝後考遺狀譜次德烈復述幽銘一  
用師說事偉詞拙實淡悚乍嗚呼公柩遡江瞻望  
穆陵英靈喜蹈 玉音莫承湘波再咽餘恨難勝嗚

呼自公乘化世幾變嬪十數年來事益難言宇宙殘  
生江湖白髮長歌痛哭卽公先獲一盃來侑公度鑑  
格嗚呼哀哉尚饗

四

宋浚吉

維 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恩津宋浚吉  
伏聞松江相公之柩自西而遷將窆于鎮川智藏山  
擬欲力疾匍匐而臨發病欲敬使金梨等替奠一酌  
于柩前文以告之曰嗚呼哀哉忠清孝友孰改沙評  
永懷高風水白山青惟我先人實欽仰止襲聞繼事  
敢忘斯義公柩南遷義當奔赴疾病為崇我生良苦



穹壤不弊日月長明萬歲千秋公其永寧嗚呼哀哉  
尚饗

五 尤翁代作

趙完培

維 崇禎乙巳三月丁亥朔十三日巳亥故重峰趙  
文烈公遺孤前叅奉完培及聞先友松江相公之柩  
遷自高陽窆于鎮川之境而老病將死未得躬詣奠  
侑謹以其事泣告于先父祠堂而遣此賤息阿鑄代  
酌于新墓之前嗚呼小子生年先父捐身及稍有知  
乃聞於人先父執友莫如公親收司雖酷卒莫與厭  
事無相安路有同險金蘭既契始終水淡壬辰酌詞

孔顏誼原寔父之實每泣斯文習靜宋公表揭神道  
一片貞珉兩心相照小子之微至死悲慕今負躬奠  
惶愧罔措庶原僭猥監此情素尚饗

祭墓文

閔維重

恭惟先生蓋世英豪拔萃才質平生志節抱冰含蘖  
鵠立朝端昌言正色廉頑激懦百僚承式好賢友仁  
其德不孤蓋梅良弼領袖名儒君臣千載吁咈一席  
將大厥施以濟 王國直道而行可畏孔壬羣飛刺  
天衆口鑠金處困愈亨不容何病板蕩之際方識忠  
佞 恩綸召入超自荒服精忱不衰夏進規益飛不



盡翰大志終屈百載之下公義不滅後人之思愈久  
彌篤阡開高陽卜新鎮邑鬱鬱佳城冠履攸宅我來  
瞻拜感慨如昨永懷芬芳曷寫衷幅菲具薄醪敬此  
奠沃精靈不昧願賜俯格

告墓文

尹鳳九

崇禎甲申後百十七年庚辰五月七日庚戌後學坡  
平尹鳳九適有丹邱之行路過鎮川之寬洞祇拜于  
故相國文清公松江鄭先生之墓操數行文盥手一  
讀而告之曰嗚呼小子平生慕欽最在先生清修峻  
節嫉惡剛腸百世之下可警懦頑弘凶潑奸喇之未

顯粟翁大賢猶服先見殿虎班鸚是蒙主知九原如  
作捨夏誰歸吁嗟衰季時論翫散邪正一塗無非無  
是忠逆賀亂義分墜地世道之慮不待有識精爽不  
昧豈不閔盡昔猶憂忱况在今夕先生在天 穆陵  
左右經國陳謨舊日如否本朝忱誠死生何隔眷顧  
斯世庶補萬一憂深慮切寔出肝膈冀告英靈抑或  
妄想撫古傷今我心惘怳嗚呼先生倘可俯諒

書院開基祭文

吳祺錫

惟我先生先正令德清白警世忠孝作式遺風百代  
頑廉懦立久闕妥靈公議攸鬱士林齋咨詢謀所一



爰契爰筮吉地斯卜靈泉之西新陽之北維村咫尺  
松江對越考槃之所不遠伊密樂土樂土爰得其直  
豈有取舍茲實選度是啓是基辰良日吉惟神是顧  
以佑以弼實實枚枚成之不日令聞彌彰厥愠永絕  
欽祀世世靡闕靡缺多士輩出絃誦洋溢世道汚隆  
此焉可卜神之聽之永奠祠屋

奉安時祭文

閔鎮厚

山河鍾異哲人挺生剛方正大孝友忠清玉珮瓊琚  
早颺厥聲正色奮言力折禍萌羣邪側目公議乃張  
世道隆汚繫公行藏大賢邁鱗 上問于庭衆皆瞻

顧公獨剛腸鵠班一鶚 袞袞煌煌明夷八腹善類  
蒼黃有榜朝堂揭公之名逾節忽起京師震驚擢公  
台司天討是行公主平反反謂中傷朋讒益興百計  
營營拘公柙圍于彼邊城魑魅方禦亂離遽丁乃  
命環召實循民情特立之操不改風霜視師于南篋  
書已盈時躋迹危身瘁病嬰荒野邈耄大厦摧樑變  
怪百出是非終明盖公為學爰自妙齡存齋湛翁是  
範是型石潭坡山如弟如兄磨礮浸灌以道自程至  
老不倦處困愈亨棘裏白書曾氏十章若紫陽言用  
功尤精跡公平生有本乃彰凡我士林仰若魁衡昔



公休官久遊茲鄉杖屨所臨草木猶馨洎來觀風布  
惠甘棠仁聲八人沒世可忘肆建廟宇追妥英靈似  
若有待工既告成襟紳濟濟日吉辰良籩豆孔嘉旨  
酒潔牲庶幾歆顧於焉永寧

春秋享祀祝文

權尚夏

剛方之操篤實之學清風凜然士林矜式

挽詞

尹斗壽

楚騷吟罷日無光回首江都隔渺茫  
名位豈搖真所植清貧長保士之常  
日邊踪跡嗟難久澤畔心情最可傷  
蔽日浮雲何日掃九原遺恨竟天長

二

尹根壽

片玉名高五色雲清標苦節謝塵勞  
人間險路經行遍天上中台輔理勤  
晚際時危期盡瘁不堪生別永相分  
交遊意氣絃長絕西望靈輜淚自紛

三

宋翼弼

東山春晚畱民望楚澤秋深怨獨行  
楊子返金神鬼識萊公升殿縉紳驚  
凌霜高節青松立憂國孤忠白日明  
三黜高名傳萬古百年榮寵一毫輕

四

宋翰弼

身歷千官事更孤危朝踪跡志唐虞  
丹心十載幸裾



宰白首三湘賦鵬儒征袖未乾存楚淚客亭空作過  
河呼惟餘滅賊忠魂在來八中興將相圖

五

宋時烈

是非自有當宅兆今始臧天上三光照人間萬事荒  
淒涼辰巳歲驚怪虎惺章何以稱明德寒流薦一觴

六

尹宣舉

一鶚秋天 聖教明華褒隻字炳丹青信忠疑謗皆  
由命白黑陰陽奈異情馬呂齊名二丞相朱張同道  
兩先生文章有待銘辭作緬禮還驚巳歲丁公議百  
年惟直筆湖山千里即幽局爭瞻大鳥臨新墓不必

遼禽戀舊城龜筮協從諧祖禰芝蘭咸頌并階庭後  
來楊子誰能者窮病如今獨抱經

行錄

金文元公長生

公英秀夙成聰明過人十歲前悉通文義公嘗自言  
遭乙巳士禍家族蕩殘父兄無意於教誨因循失學  
不能多讀聖賢書及長始有志於學云

公稍長從奇高峰大升學近思錄等書以知何方又  
出入金河西麟厚之門常慕其為人稱道大節以為  
出處之正雖近世儒賢有所不及也

公事父母以孝待兄弟怡愉喪葬祭祀必以禮此人



所不及余所親見而歎美者

公持身清簡守令之蹟素不相知之人則雖弱柄不受雖素知之人多則亦不受

公曾懷疎爽言語豪放多有動人處但無大臣寬弘容衆之量且於酒色時不能擺脫此其欠也

公平生嫉惡太甚不能容人之過少無含蓄必發說於外故人多怨之者

公為江原全羅兩道方伯摠合道內貢案徭役均一詳定民甚優之不久廢而不行焉

公之姊氏為 仁廟淑儀故公十歲前出入東宮

明廟為大君時常同處遊戲情愛甚厚公登第

明廟見楠目喜甚呼兒名曰某氏及第也即 賜酒

饌使六七十人負送以助宴需且令放楠時由西門外

而行蓋欲於城上見之也及為憲官 明廟從兄景

陽君謀奪妻家財產招致妻孥弟潛殺滅跡因屍親

起訟獄既成景陽父子當死公執法不撓 明廟私

謂公曰吾兄將死願公寬貸公終不承慎景陽父子

竟死獄中以此忤 旨廢置閒職數三年不得踐清

班

己巳夏公為持平八侍 筵中判書金鐘以特進官



自請入侍進言曰當今年少輩作黨輕蔑大臣已成  
已卯之習意欲排斥士類也公力言其非曰已卯趙  
光祖諸人皆賢者也鎧紹述衷貞之餘論欲為煇感  
天聰嫁禍士林 聖上不可不知也於是三司論  
鎧門外黜送蓋鎧承顧相李浚慶之意將罪朴淳朴  
應男奇大升等十七人仍欲延及於退溪也退溪與  
奇高峰書有曰吾輩今日實無憂張國事變亂政法  
將欲迫逐舊人濟已植黨之為者而彼乃強此之無  
據為罪援昔所評斥今為證必欲納之罟獲陷奔之  
中而後已云云先是乙巳奸臣李芑等以 仁廟為

未踰年之君不入 文昭殿而耐于 延恩殿蓋有  
所受也其後 明廟將入于 文昭退溪及年少士  
類之意皆以為 仁廟君臨一世 明廟入承其統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可不享于 文昭殿浚慶之意  
則以為 明廟之於 仁廟以弟繼兄異於父子不  
可享於 文昭殿也三司論啓以浚慶為復踵李芑  
之餘論頗侵之浚慶雖屈意從之而內懷不平自此  
朝論日漸携貳退溪所撰 文昭殿奏義在文集中  
而以浚慶之意不可故不得上達此東西分黨之漸  
也



南溟與退溪本不相許及至河宗萼妻之獄事南溟以不能明白痛治不平於心使其門徒毀撤宗萼之家逐其妻于他邑使不得居焉又與李禎交契甚厚曾約同居德山洞李公造瓦屋于洞裏南溟以李於河家獄事所見不同疑李受賂而緩其獄於差官卽毀撤李家又爲絕交書示吳健等暴揚李之過惡退溪聞而非之與李禎書曰愚意不欲令公憚其言而力爲發明又不須屈已求合也又別紙曰不俚口事人人傳說每不能無疑曹君有高世重名意謂其人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萬物無足以撓其心彼鄉

里一婦失行與否是何等一塵穢事使斯人而偶說此事宜若洗耳而不聞乃爲之自貶損高節與人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未止誠所未曉然公不幸而遭此變亦不須分疏亦不須傷歎亦不當以全交爲望惟當自反而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禮存心而抱如舜之憂直義養氣而果如曾之勇超然若不聞其言灑然無相及其事邈然爲不知也而處之吾這裏真樂自無窮矣他尚何爲哉不然若以全交爲念而有分疏求合之意則吾恐受屈滋甚終無可全之理也又書曰朋儕間事兩皆名類至於違背如



此莫不疑怪而嗤笑之雖如滉者亦不免為兩君嗟惜之退溪之意既如此而奇高峰諸士類皆以南溟所為為非而笑之南溟憤鬱無聊適奇高峰與李俊民同為承旨言及河家事曰此事南溟必詳知之欲問于此老俊民通于南溟南溟大怒憤罵曰奇大升將欲拿鞫余而問之張皇其說是時金孝元見南溟曰今之人名為士類而附托外戚其可乎蓋以高峰諸公為附沈義謙也南溟大喜而推獎之使吳健薦為銓郎且言奇大升從前言行極凶悖吾常以為必誤國事後來果然矣此說見於成大谷所製南溟碣

文其言之乘憤不中如此顧南東西之論由此激發輾轉層加至於廢大妃而極矣顧相李浚慶本不快於年少士類及至南溟是非而愈激必欲罪士類凡五次發端而不能成此弁東西分黨之源也

宣廟戊辰年余門丈金鎧為大憲未久見遞後貞陵洞人文官李惟謹進士申華國往見鎧之子世輝則曰吾父為大憲時以領相李浚慶之言欲請罪朴淳朴

應男奇大升金某即先李後白鄭惟一具鳳齡李珥鄭澈尹斗壽根壽具思孟朴謹元洪聖民李海壽辛應時吳健等十七人不意見遞故未果云申華國言



於其兄弘國弘國言于其友姜濱姜濱言于白仁傑  
其言傳播士類疑懼已巳春金大憲以特進官八侍  
言曰當今年少輩作黨不聽大臣之言專擅用事已  
成已卯之習以此人心益汹汹以爲士林之禍朝夕  
將發人皆指鎧爲小人其年四月余往謁金大憲座  
中校理金幾言曰頃日 筵中之言人多非之已卯  
之人方今以士類稱道令公何以毀之鎧厲氣高聲  
曰已卯之人皆是乎如申潛者不吉之人也年少輩  
以我爲非吾以此含怒云其後五月又以特進官自  
請 八侍又申前言大諫安自裕及鄭松江承旨沈

義謙等力斥鎧以爲紹述表貞之事誣陷士林言甚  
峻激鎧不勝憤怒垂涕先出其日三司卽爲論 啓  
門外黜送翌日承旨奇大升亦請對斥鎧其後碩相  
李浚慶言承旨請對非舊規恐無體統如有急切之  
事自有兩司栗谷 啓曰承旨亦 經筵官有何不  
可在所論之事是非如何耳兩司論 啓之日鎧卽  
出龍山亭舍子壻諸孫聚會余往慰則方結網謂余  
曰汝父亦以門外黜送久廢矣余曰唯唯座中女婿  
陽川正言曰今日事由於不知外間之議而輕易發  
言也頃者金世輝妄發人皆驚疑之際遽有此舉故



其禍如是矣因陳世輝說與李惟謹申華國之事鎧  
大驚再次搏髀曰我不知而為之我若知之何可為  
乎及 明廟喪畢復有 仁廟不入 文昭殿是非  
之爭士論日激李浚慶不能遂其意及至辛未浚慶  
使其再從弟李元慶通白仁傑洪曇諸宰等復欲罪  
朴淳奇大升及公等十七人將論 啓其言經先傳  
播皆咎仁傑曰餘人不足言白老亦為此耶仁傑遽  
歸坡州以此浚慶之計解散臨死又以朋黨事疑亂  
上聽栗谷上朋黨疏以辨之當仁傑等將論 啓  
時李元慶往見李睿大院君及河陵君錡示欲罪人

姓名使之上達李睿卽以來示沈仁謙李璜又河陵  
言于其妻弟申葆申葆言于余矣其時右相李鐸使  
朴受見白公極言其不可朴受言于白公曰先生何  
以為神武門之事乎白公艷然怒曰汝何以比我於  
表貞乎左相權轍亦勸止白公白公曰我豈有罪淳  
等之心只言淳等之短處故為李元慶所賣云卽出  
往坡州歷見思菴明其本心之不然矣

右二款以辛用錫李王汝之間記舊事答之矣今  
并錄于東西分黨之下

上御經筵講綱目至文帝殺薄昭講官或以程子之



論為是或以李德裕之論為是上曰予意則不然以文帝之用薄昭為非用外戚致此乃文帝之過也年少輩揣知上意皆主東而攻西焉

乙亥年東西之說盛行公與時輩不合不欲從仕解直提學下湖南上聞之私謂公曰願勿下去予將大用焉公竟不畱余親聞公之言

戊寅年間栗谷來自楊花渡公往見之謂栗谷曰兄推許李潑然兄終必為其所陷矣栗谷明其不然余亦在座曰豈有如此之理公曰後日必思吾言矣其後公言果驗余渡服公先見之明至于今不忘也

戊寅以後東人所為極其偏邪栗谷先生上疏曰以沈義謙之故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於鄭某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雖量狹見偏病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鷄之比而反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迹於朝列焉不論餘事此人之退已為可惜也當初栗谷以東西分黨為朝廷大不幸欲為保合之計疏中每以兩皆士類為言公曰李潑鄭仁弘以傾軋為意其立心不正不可以士類目之栗谷之論極為苟且吾不可與之相合栗谷作長書反覆論十公竟不從作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迴如水似山



皆是命秋風江上獨徘徊文集作白頭當時非徒粟  
谷之論如此牛溪及吾之儕輩亦以公言為過激後  
來東人所為極其凶悖至癸未而心術盡露粟谷保  
合之計終不能成而公言一一符驗至於癸丑廢  
母之論而極矣人莫不服公之明見也

甲申秋洞人徐誦設酌招余時朴教官洞

初名受改洞後為致

洲為上客其門生十五六人與焉酒闌朴丈謂其門  
徒等曰今之人皆謂鄭某為小人吾則不知也忠清  
孝友慷慨之人何以謂之小人也諸生謂尹三聘曰  
君聽先生之言尹也嘿無一言諸生多侵之尹也言

于其儕輩曰當初先生不言是非吾心已定矣今始  
言之未知其可也其門徒等惟沈憬尹三聘附托時  
論論議極偏邪他人不至已甚矣

己丑十月公以前二相在高陽新院時有長子起溟  
之喪時鄭賊汝立逆變起公貽書招我早朝往見公  
卽言曰鄭汝立必逃躲也余答曰豈有是理座中諸  
客五六人散去只有公之胤宗溟及尹孝元而已公  
曰吾欲肅拜何如余曰自上命召則可也此時肅  
拜跡涉乘時極為不可公曰逆賊欲害君父吾為  
重臣在外觀變不入可乎其於人臣之義如何君之



所言乃避嫌也余曰此時肅拜則公必為推官又為功臣李潑白惟讓等之死以公之力其可緩乎如此大獄或不能無橫罹者公能一一救之乎公曰李潑白惟讓由我而生則渠輩必大德之矣君之所言終始避嫌也於人臣分義則未也日已晚矣余再三請去公曰姑徐之乘夕同轡入來余則由新門而入公宿西小門外夜二三更汝立逃竄之狀 啓入來余乘曉送人通報則公已知之矣其後牛溪及諸公皆勸肅拜三四日後詣闕呈單政院及王堂諸人皆大訝云

公八相往來推鞠廳時必往牛溪家或乘昏出來牛溪亦往見之凡事無不相議為之

公為推官時余有所言事罷漏時尋公所在處則公宿于昌德宮門外私家直入寢室公擁衾而坐余言事畢公曰吏曹曾擬汝立黃海都事及金堤郡守此時銓官糾正何如余曰此事決不可為也吏曹何能逆知其凶逆此不過公罪以公罪置人於死地其可乎公曰以公罪或罷職或奪告身者比比有之鄭賊若得領兵之任為國之害不細雖公罪論 啓何害也余曰大不然近日論 啓之人必至於死今若自



上復震怒下獄從重罪之則臺諫其復論救之乎  
渠等之意以為必至於死結怨不少此事決不可為  
也再三論辨最後公曰此乃牛溪所主張也余曰雖  
牛溪之言不可施行也其時銓官乃李山海也未久  
正言黃慎竟論之俄而都憲洪聖民又斥山海之欺  
罔而慎又救聖民 上震怒皆黜補外職

公為左相時柳成龍為右相肅拜後數日來見公而  
去吾適往見公公曰昨日而見來此矣吾問曰柳公  
有何言也公答曰柳云與公俱為 國家重任欲為  
國家重大之事余曰如今重大之事云何柳云方

今重大之事莫如建 儲余曰然建 儲乃今日重

事當並力為之但願相從之乎顧相即山海也柳云吾兩人

為之則願相豈不從之已相約而去矣或有言如此

大事不可輕易為之云此事如何吾曰此事固為重

大慮有禍敗也然人欲為善事而不從終為何等人

也雖有禍敗不可不從公曰君言是矣即通于所知

諸宰再與右相相議通書于願相約日期會于闕下

願相不來又約日與右相詣闕願相又不來其後因

沈士訥諱聞之願相以左右相所通書即上達因以

不近之讒疑惑 上聽無所不至 上疑之使別監



往復頌相而公與柳相不知也及其入對頌相終不發端公乃陳白上不答右相亦無言副學李誠中大諫李海壽等進曰此非大臣之意也實與臣等同議之矣上不答蓋其讒言至是而始中矣誠中又為建儲將上劄在家搆草有所知別監要謁李辭以有事令後日覲來則其人云有大不得已之事必欲現謁李乃出見則言曰聞玉堂以建儲將上劄云然乎自上方震怒吾持御札往還頌相宅已穴度矣此時不可上劄仍以袖中御札出示之其大如椽矣未及上劄以特命出為忠清監司海

壽為驪州牧使公踵以致敗柝棘江界幾死幸全頌相李山海於松江牛溪飛語行讒非一日矣上常使別監機察往來賓客以告余於其時往訪公又見牛溪為別監所告柳相為吏判時以余三首擬戶曹佐郎其後又擬之傳曰金某蔭官不可為郎官其後政李慶郁以門蔭擬戶郎即受點人皆知其所由也余見松江之夕龜峰往見山海翌日來言曰頌相憂愁鬱悒有將死之形吾怪而問之曰容貌何以如此李答曰我將死矣李涵則不然也有一長者必欲殺我我其死矣龜峰曰豈有如此之理乎李云吾



在此而外間所為無不知之矣蓋李為吏判時擬汝  
立金堤郡守而牛溪議于松江欲論之李希參參聽  
之即傳于山海山海聞而甚懼意其必至於死欲圖  
自免之際適有建儲之議因此為傾陷松江牛溪  
之計其父子晝夜謀議媚事金公諒以不測之言因  
緣行讒搖惑上聽又因龜峰言渠已知其事使之  
通報牛溪松江冀其止之也余謂龜峰曰昨曉往見  
松江其所言與此相合李必知其幾也其所謂一長  
者乃牛溪也上自入李之讒言大疑公慮有禍變  
迫在朝夕使捕盜大將申砮率官軍直宿于信城君

家使不得害人之知其幾微者莫不恐懼而年少士  
類之目以西人如沈喜壽等諸人恐坐於公爭言公  
之過失以圖免禍且急於名宦其計可哀至於成文  
濬則其後欲離牛溪之交道移書爾瞻曰父有何  
所利而與鄭某同事乎又因曹次石及陝川郡守金  
虎秀行行年再通于仁弘以明牛溪與松江不親之  
狀金虎秀謂余曰今則萊菴仁弘於牛溪解惑不為  
淡治其過云後余見仁弘所製崔永慶行狀則造作  
無形宛悖之語並與松江牛溪尹海原而搆捏詆斥  
無所不至烏在其為解惑也文濬為父乞憐於仁弘



發明不與公同事又不相親之狀凡其時所為之事盡歸咎於公欲為免禍而其計終歸於虛矣黃慎成文濬不知此禍之作專由於牛溪欲論山海之致可謂疎矣而西邊年少輩或與彼輩歷數公之所失迎合其意人心之難信世路之輕危至於此極矣可懼也已古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使松江與牛溪復生生者能無愧乎

公在園籬中讀書不輟日誦大學披其小註書于園籬長木而玩索焉

余於庚寅年間聞之崔永慶家文書搜探而至其中

有仙李根搖有髮僧之詩 上下鞫廳推問之公

啓達以為永慶不能詩此詩不知何人所作而傳誦

于人久矣必非永慶之作也公之救永慶非止一二

也永慶原情云與汝立一不通書云云而永慶文書

中有汝立書 上教有天網恢恢等語公回 啓云

永慶原情自某年一不通書云云此則乃某年前書

也非欺罔也永慶文書中又有梁山所送青魚八十

編咸安所送七十編安骨浦萬戶所送五百編而自

上問其所從來則永慶答云梁山則咸安地小地

名皆是咸安居奴子所送云其時人皆云咸安則郡



守權用中所送梁山亦郡守所送而永慶告君之言  
飾以他辭極為不直而推官以不干逆獄之事故夏  
不覈實也公之隨事救解永慶類如是矣

昔年申應榘言崔司畜氣像灑落辭受分明雖牛溪  
不能及也見此文書萬戶贈遺青魚五百編成安梁  
山所送皆為官物而受之如是之多惡在其辭受之  
分明也應榘之推尊誤矣

松江既遞委官後柳相代之李潑之老母稚子拿鞠  
窮刑八十老婦人竟死杖下其後李陽元崔興源亦  
為推官鞫潑之兒子命鐵年未滿十歲者 上責以

不卽死必不嚴刑也李陽元等恐懼使羅卒折其項  
而殺之其時問事郎廳目見而言之矣東人豈不知  
逆獄之推官不能任意低仰乎彼老婦稚兒柳李諸  
人亦豈不欲其生也而終不救者勢所然也然則以  
李潑崔永慶之死全歸罪於公豈不偏僻乎

龜峰宋公為李潑輩所嫉將陷之死地使不得容於  
世無所於歸公在光州時招而舍之人服其義焉及  
公八相讒者又進言曰宋某止接于鄭某家教儒生  
謀害宰相將殺趙憲又上建 儲疏矣 上怒特命

拿鞠受刑數次而放 已丑十二月一日傳曰私奴宋某兄弟蓄怨朝廷期必生事趙憲



陳疏無非此人指喉云此極痛惋云云此亦山海父子所為無非欲傾陷公與牛溪重峰故也若無曲逕之讒自上何以知宋某之止接于公家也人之為宋公謀者曰松江家須遠避不可近必相累矣宋公不從公亦招致請見不以為嫌此尤人所不及處也

辛卯春公既被斥罷而天怒猶未解洪汝諄為大司諫欲加罪往議典翰禹性傳諱而不見又見副提學金晬議之晬曰大臣斥罷已為過重何必更加其罪洪也即為上達特出金晬為慶尚監司蓋金公以建儲劄子已忤上旨故也性傳亦以公之

黨被罪金與禹非公之所親而知山海等行讒奸狀不與之同事以故終身不見用

逆賊汝立矯飾欺世以讀書為名以栗谷為當世儒宗對栗谷門徒至謂已至聖人地位及朴謹元宋應漑許葑之竄也與栗谷書曰魑魅魍魎已伏其辜巨奸指柳也尚握時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若不除去他日之禍有甚於今日云云及栗谷之卒也見東人之勢甚盛又聽李潑之言而諂附之於筵中極誣栗谷及公與思菴上惡其言痛斥之柳相利其附已且欲植黨引而推獎亟稱於上前至許以山野朴



直之士後日粟谷之姪李景震以汝立所與粟谷書  
繳疏以上仍陳汝立反覆之奸狀 上問侍臣曰有  
見汝立書者乎校理李德馨進曰臣之友李貴見之  
而示之故得見之矣 上曰汝立今之邢恕也斥而  
遠之及其逆節之現露也公語人曰柳而見山野朴  
直之士今何如也柳相大啣之且其姓名出於罪人  
文書中淡恐被罪乃疏下曰臣素惡汝立不少許假  
故臣之友李敬中擯斥汝立不擬清望以至於被駁  
矣 上命贈敬中爵覈其時臺官削鄭仁弘朴光玉  
職仁弘固淡疑公之惡渠而又怨恨柳相之疏曰鄭

某柳某必欲殺我也至於公沒而欲追禍泉壤柳相

亦終為其黨所擯逐

仁弘亦嘗於疏中以  
凶人詆斥柳相

東西之黨已分而粟谷亦主和平保合之論李潑全  
應南鄭仁弘等不能任意排擯乃以不測之惡名加  
諸西人欲置之於極罪柳相曰如此則傷人必多吾  
輩不可從適禹性傳之意與柳合而異於潑等故東  
人中南北之稱始此盖性傳之家在南潑之家在北  
故也柳相破散在安東時言于韓僉知嵩如此云向  
者粟谷所謂彼輩欲為功臣之言於此益可驗也  
壬辰公既蒙放朝報及俞祀城泓李鰲城子常諸宰



賀狀皆至江界謫所而府使洪世恭猶堅囚不放云其承望山海等風旨有如此矣

壬辰 大駕次博川聞賊鋒渡沮江蒼黃移蹕向灣上史官朴鼎賢任就正金善餘趙存世等焚史草逃去公力言斥之以此彼輩怨公益甚

壬辰公在定州賓廳具思孟具宸皆在座金嬪送酒饌具之父子推讓于公公僂起去曰此非大臣所當喫也未久以 特命出為兩湖體察使雖東邊不悅之人皆服公之嚴截云

在定州公謂柳相曰公與我同事而陷我不測之地

一不相問與人共事者乃如是乎柳曰吾亦知公之恨之也但疑我太甚云故不敢相問耳

在定州時公又謂柳相曰李潑之老母稚子公何以殺之乎柳曰公則可以救其死乎公曰吾則能救之也柳曰其能然乎

今之年少輩媚嫉公者以殺潑之老母稚子皆歸罪於公而間有不知而言之者此則無足怪也或有明知其不然而猶且逢迎時論同聲和附者人心之危險至此可笑可懼

甲午東人以公為搆殺崔永慶將成罪案也鄭曄以



修撰立異不從王堂兩司亦多從鄭議如尹昉應申

欽執李慶涵掌令辛慶晉李時彥諫朴東說朴東善証

趙守翼韓李時發証等皆角立而遞紛紛補外其冬

申應渠以咸悅宰上京還過余定山任所語曰右相

金應南使人邀之往見之則以為今番搆殺崔永慶

之罪三司多所立異不得歸一是何故也吾答曰吾

則預知此論之終不得歸一也云

丁酉春金公晬以戶判往兩湖余以正郎同行一日

金公謂余曰已丑年吾妻語我曰人謂鄭某是好人

乃今見之不然也曰何以言之曰乘時入來其意以

為此時渠輩何能為也以此知其非好人也云矣余

曰逆變之初松江欲為肅拜招我議之余亦慮有人

言力止之曰今且肅拜跡涉乘時極為不可松江曰

君之所言乃避嫌也吾以重臣聞逆賊欲害君父而

觀變不出其於人臣之義何如哉云矣金公乃釋然

曰松江之言是矣是矣使吾當之亦必肅拜松江不

為過也

金公因言已丑年鵝溪送言于吾曰鄭某欲殺吾與

君頗頗恐動之吾疑鄭某因何故而至欲殺我往見

鄭某觀其辭色夏察所為全無是事乃知虛言也其



意蓋欲與我同心構陷松江也平溪欲論銓官之言乃李希參所傳云

余謂金公曰李誠中有所知別監公知之乎答曰知之矣余曰庚寅年其別監持御札往來李相家事公聞之乎答曰此則未也但李為副學時以建儲事具劄以書正本未及上達出為方伯故吾為其代竟上其劄矣

余又言一日往見松江下人以分發進呈松江見而示余則府啓云禁府不嚴使永慶得以自盡色郎廳請罷余云獄事蔓延或不無人言今處事又如此

可歎可歎松江卽貽書尹大憲斗壽曰此等事何不與老夫相議而輕易發之耶因舉其書示余而送之俄而尹答云事已至此奈何奈何云矣金公為之傾聽其後壬寅黨人以永慶事構捏牛溪將追罪時尹義立論啓極峻金公見義立非之曰吾曾因金某聞鄭某貽尹某書永慶事鄭某猶不干預况成某乎是何啓辭如此之誤也義立見沈宗直曰金判書信金某之言吾則不知而為之云其時徐玄紀滯以都承旨與姜籤同入直洪慶臣來見姜而傳余見鄭尹以書往復之事洪去後姜又傳於玄紀玄紀見余



而言曰可晦名昉尹相長子也必以丈為未俊也余曰鄭尹

兩相皆我親切之人且其實事如此言於人何害玄

紀云雖然可晦等欲諱其啓辭矣蓋其發論相辭以

長官隨

戊戌年間柳相為北人所駁至比以韓仇胄史彌遠

而謂當懸之藁街且曰田園遍一國柳相語人曰時

人雖媚嫉李油猶不敢加以貧鄙之謫我則不如李

涵可知也其時金子昂辟謂余曰今之三司齊發淡

治柳相者以曾與松江同為建儲之議故也實與

前日罪松江一串也云

歲已亥俞大禎謂申敬叔欽曰吾與李弘老有厚分

辛卯年吾為翰林弘老以佐郎在喪要見我往見之

則弘老曰我欲捉鄭相吾曰何以捉之弘老曰有可

捉之事吾為大同察訪時金公諒納馬於驛吾以十

二同木給之聞自上喜甚矣仍指壁上銀帶曰此

乃恩賜也吾曰雖如此何以捉鄭相也弘老曰又

有可捉之事此有御札矣欲開丹匣示之吾揮手

止之曰勿出勿出他人雖為之君則不可為也弘老

又言鵝溪欲請建儲之意在信城君國事吾輩為

之他人不欲與之云其後弘老果諉安德仁李元長



李瑱尹宥初名之李晟慶等上疏斥鄭相吾甚驚駭中心以為不絕此奴他日必蒙大禍矣及陞六品出為利川時弘老已脫喪出餞東門外諸人皆行酒弘老以酒盃送之吾以扇揮之杯落於地謂弘老曰吾與君交道之已絕君已知之矣左右皆怪之云俞之此言在弘老得志之日誠不誣矣

庚子年余為安城郡守時金公宇顥再度過去言及栗谷先生事余問公與栗谷牛溪皆切乎金公誤聽余言答曰何絕之有余即曰兩人皆親切乎金曰吾於栗谷則今亦不異於前也余問牛溪則何如金曰

牛溪則相見於義州言言庇護李涵此則非矣余曰公之非李涵者何事金曰李涵於己丑殺李潑崔永慶事公不知乎余曰李潑初出於賊招李涵 啓辭伸救而定配矣其後累出於賊招不得救而死李涵何預於其間哉永慶則終始救之何謂殺也大槩逆獄大事也推官何由任意處之乎金曰吾在星州仍又定配北邊救解李潑之事未知也公於李涵非師傅非父兄勿為救之萬世公論可畏吾則以為崔李兩人李涵殺之吾意已定矣余曰公之所定豈真是乎萬世公論公亦可畏矣公之友何以殺李潑老母



稚子乎金公曰所謂吾友者指柳成龍乎吾謂成龍是乎余曰已丑之獄罪不至死而或有死者孰謂李涵十分是乎金曰李涵與柳成龍何可比而同之乎余曰所處之事是則同謂之是非則同謂之非柳公則公之親友故歇治之李涵則公之所嫉故漢治之其可乎金曰吾與李涵有何所嫉乎金往于清州韓察訪韓名沉松亭忠之孫也家以與余問答之言一一傳之韓問金某何如人也金曰好人也云余之門生閔後騫在韓之隣家親聞而來傳矣

壬寅年 上與延興家定婚時 教曰金儵男雖以

西人目之於鄭某乃後生也有何干涉乎然則公沒雖至十年之久而 上之疑怒惟未解且疑悌男之或黨於公也

丙午似稹年黃思叔慎來在扶餘訪我于連山余曰松江之敗由於公公亦何以隨衆口而同毀松江乎思叔曰松江之敗何由於我乎余曰公為正言時論劾李山海故山海由左腹行讒間而使羣不逞之徒搆虛捏造駁擊無遺而其讒間不近之說不敢顯言於外托言鄭某噉殺崔永慶斷為罪案至已遞委官後死獄之人亦皆歸罪於松江其計甚可笑也永慶



之獄松江累 啓救解至其再鞫之論則本非松江  
之所知也彼狹憾下石之輩亦豈不知永慶之死實  
不由於松江而要作陷人之機奔耳不知其實狀者  
爲衆口所惑同聲和之此則無足怪也間有明知其  
事如柳成龍慮其觸忤 上意不敢違異相與治罪  
而舉世靡然若真有大罪者然而至於吾輩之人亦  
見 上意之所在明知松江之必敗其心以爲若不  
附托時輩變遷所論則恐不免大禍爭求松江之過  
從而和之士類用心如此可愧之甚也此公之所預  
知而亦爲衆所動同然非之不亦誤乎思叔曰松江

之敗豈但由於我也云

己酉冬余以淮陽府使未及辭朝友人沈宗直先赴  
江西任所出宿淨土寺鄭時晦擘要我同往作別乘  
昏而赴則座中有金昌一沈宗道沈宗耽沈宗敏沈  
宗立又有不知者數人殊擾擾不從容翌曉昌一謂  
時晦曰公之所論何其與前日不同也時晦笑而指  
我曰聆此尊丈之言改之矣昌一向余欲聞之余初  
欲以客煩辭之反而思之所當言之事雖被人言何  
畏焉乃言曰松江之敗專由建 儲矣因以余前日  
所聞細言之曰別監持 御札往來之事士訥詳知



之宗敏曰然其別監之名乃金希壽也此事吾於其時卽聞之矣宗道曰然則柳相建儲之議善與不善何如余曰余則自初已謂之善也宗道更無一言昌一亦無違異之言觀其氣色似以余言爲信實而憮然也癸丑余遭家禍時昌一頻數來見以致款曲且見崔命龍爲言吾今則與希元爲親信之友云旣經世變想其所見亦異於前日也其冬沈宗道爲淳昌郡守到全州見府尹康復誠曰鄭某之事意謂士論已爲歸一矣士類間又有一種議論矣因以余淨土說話一言之復誠對崔命龍爲傳沈言云

辛亥年間趙飛卿翼爲高山察訪時俞大禎爲永興府使言于飛卿曰李山海等行讒於金嬪曰鄭某率百官欲廢金嬪盡殺其所出王子上初不信之曰鄭澈豈有如此事乎繼又讒之曰此後必請建儲後乃舉此事矣未久公果發建儲之議上益信其讒有必欲去之之意云

顧相李德馨山海之婿也謂李相恒福曰交結公諒行讒官禁是李慶全之所爲妻父豈至與慶全同爲此事乎云云常斥遠慶全而爲山海發明然不獨慶全惡德馨山海亦疎外之山海納交申砬杜門諱



客晝夜相對啗之以信城建儲之利信城夫人卽  
砬之女也申也以大利所在陷於術中且山海要結  
申砬招致其乳母極其厚待飲食餽遺絡繹不絕其  
婢於砬弟礪亦乳母也以故礪嘗唾鄙山海之所爲  
言於儕輩間也

亂後諸駙馬爲金嬪設宴達城尉泛然言及人家復  
讎之事金嬪曰勿言復讐事余至今未得復讐云以  
此觀之金嬪終未悟讒言之爲誣也自古小人讒間  
無所不至雖明主不能辨陷其術中者多矣上於  
金嬪所生王子翁主必與徐涪具思孟尹斗壽申欽

朴東亮結婚此五人皆是目以西人者 聖意以爲  
他日公之黨雖欲殺害庶幾得力於此諸臣也以故  
與具思孟書曰欲與尹斗壽爲婚者此乃漢高祖約  
婚於項伯者也 上之信讒疑公者若此而公竟得  
善終亦豈非 聖德寬仁也

辛友年校理李景稷來言其父一日邀徐判書涪及  
鄭叅判協讌飲協怨望公及洪益城聖民多有不好  
之言徐公責之曰令公誤矣鄭洪兩人於令家有大  
恩德何以怨之乎其時令公家所爲是乎令公之弟  
鄭慄何以至於死也協卽脫笠起而拜曰無所歸怨



而然也蓋已丑逆變之初協之父彥信以右相在推  
鞫廳大言曰告者數三人斬首則可無此事在座之  
人莫不駭愕洪公聖民尤不勝痛憤人有上疏言之  
自上下問于推官則金貴榮曰左耳偏聾不得詳  
聞李山海則以爲依稀聞之彥信上疏自明與汝立  
不親之狀且云一不通書上震怒乃下彥信與汝  
立往復書札曰頃日引見三公時彥信仰天大笑言  
汝立不反之狀又言一不通書今此十九張何人書  
也謂予無目乎即日三司以彥信欺罔論啓卽命  
賜死公言于推鞫廳曰彥信雖無識身在大臣不可

遽爾賜死當請刑就服然後定罪可也李山海初不  
從公反覆言之乃許之旣陳啓上不從公欲再  
啓左右皆不答公與洪公詳加開諭山海乃從之  
又啓始蒙允受刑一次後又請遠竄乃得免死  
當初彥信之疏鄭慄實製進而彥信以其欺罔將至  
死慄悔恨而死徐玄紀所謂令公家所爲是乎者乃  
指此也

東人漢疾西人欲爲傾陷者所由來久矣甲申年宋  
言慎以全羅巡撫御史到羅州言于奇孝曾曰當初  
西人意在興寧君而不在於今上云其言極爲凶



慘蓋自甲戌年間東人議論日漸偏邪公以爲沈義謙別無大端罪過而必欲置之於不韙之地並與一邊士類而擯斥之此其用心不正甚矣極言其非公之尤見嫉此也李潑鄭仁弘輩欲售其志而以沈爲機弁造作無形冤悖之言流入宮禁搆陷西人使上厭惡然後辛巳年仁弘以掌令論罪義謙也 啓以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某等相與締結作爲心腹窺覘形勢癸未許葑論栗谷之劄曰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睢所謂妬賢疾能御下敝上而主不覺悟者此其志將欲何爲也其言之克慘如此其

時栗谷語龜峰曰今番吾被罪則彼輩欲爲功臣矣龜峰曰何以知之答曰其形跡已著以李浚慶爲原頭凡所論之言其機軸已顯然矣其後乙酉年正言宋言慎以城上所又論沈義謙歷數其黨曰義謙交結朴淳鄭某也公李某穀朴漸朴應男金某洙君尹斗壽尹根壽辛應時李海壽等而成某澣亦受其籠絡云云李潑以大諫又追 啓曰洪聖民具鳳齡亦其黨也及至辛卯之禍自上猶恐公黨類之或遺竄逐斥黜無有得脫者至命栴示朝堂以示惡之之意壬辰之亂諸罪人盡見放惟公獨不蒙 恩無異於



罔赦之罪人莫不冤之 上西 幸次松京士民等

相聚訴冤 上不得已始放之 壬辰春赦後平安道

書公以前領敦寧 上震怒曰奸賊得保其職則何

人受復其職乎監司權徵先罷後推 天威之久益

不霽 癸巳公之赴京也 上又入讒言密問申礪曰

鄭澈往 上國謀立東君云其言信然乎申礪極明

其不然而卽以語其所親矣丙申丁酉年間洪可臣

為洪州牧使來訪龜峰曰鄭某為體察使時以所親

之人布置大邑守令將有大志而未及云彼洪雖極

疾公何敢以如此凶言加之也彼輩捉人底手段類

如此觀後來所為益著矣

戊午己未年間崔峴以前正言來居茂長往來嶺南

本鄉時與崔命龍相知語及公事峴曰嶺南人皆謂

鄭某若達崔永慶孝行則可以救其死而終始隱諱

極為奸邪云云吾曾為史官搜閱其時史草則鄭某

力引其孝行累次陳達矣嶺南人論議頗偏至於所

達之言亦為隱之甚不公矣人皆以鄭某為小人而

余則不知必若小人則如李恆福金尚容金長生輩

豈有庇護之理乎余則不能信也

癸亥 反正後余承 召上京崔峴以舍人來訪問

及公事則其言與崔命龍所傳果無異也 連



崔暉又謂崔命龍曰鄭某之論不獨余意如此西崖柳相亦私語人曰小人之態例必逢迎上意而鄭某則却不然人皆指為小人而余則未知其為小云嶺人中不為偏僻之言所動如暉如柳相者有之而吾輩中人或為利害所動而附會時論終始依違者多有之人心之不可信論議之不可定有如此必有心公見明者能辨之矣

按崖相與人私語如是故文元公固已收八矣然其所著崔永慶傳點綴致疑之說並與牛溪而陷害此乃偏於黨論而然也永慶傳抄附於下傳云時左相鄭澈以委官按獄一日余遇某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且言此人高士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某素輕又被酒忽以左手自執其項右手為衝刺狀連聲言

此人平日向我欲如此如此判府事沈守慶在傍解之曰人言何足信願大監無信人之言余正色曰假使其人實念此已於推官極力解之故久不加刑訊有仍囚之命又曰吾固已盡心保無他也數日永慶果赦出獄司憲府啓請還囚時尹斗壽為大司憲而發論則掌令具寔論之也永慶平時與成渾交厚皮渾與某相結而永慶每言某為無狀小人云以此與渾交道亦不終於是人疑此獄由某而起渾亦不為無助也任壬辰秋余在安州某自謂我搆體察使南去見余百解樓上某酒半忽曰汝謂我搆殺觀之似然故果否余徐答曰公心必不可知以形步還坐曰汝何為此言成浩原救解書尚在東城李何敢如是余與備人一笑而罷戊戌冬余在東城李貴持一紙來示乃某為推官時欲救人不知而疑之上啓草也貴仍言鄭相本心如此世人不知而疑之上甚故其子弟來示云其後論者追言渾喉某殺永慶並奪渾官爵彼此論議至今未已云云



頃者成晉善爲慶尚監司時謂鄭道可曰崔永慶死於牛溪云者於公意何如勿以余爲西人而隱之答曰成浩原其時有可救之勢而不救乃殺之也今者寒崗之門生黃宗海以書問于余曰世以牛溪不救守愚堂事爲瑕斯言也似近於黨論不欲掛之於齒牙然先賢所爲後學不可不知蓋守愚之醇疵不可知而非言賊而無謀逆之狀國人之所知當是時也牛溪望重一時其言足以救之而終不救云爾則所以來衆人之是非者似或然也人之論賢者之短處也當以程子所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一語當之而

至於此事則論議紛紜莫可適從伏望明示確論以爲解惑之地何如余答曰東人以牛溪不救崔永慶爲咎此不過坐於偏黨之私而情意不相孚之故也松江亦本無搆殺之意况牛溪之居散秩者乎當初崔永慶之繫獄松江前後救解 啓辭昭在人耳目而挾憾下石之輩乘 上不快之際反以永慶之死斷爲松江之罪案承順 上意成一陷穽日月已久文書散盡則反以昭然之 啓辭指以爲誣並與牛溪推而納諸陷井之中雄唱雌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者亦狃於見聞而惟其說之是從不亦可笑乎大



槩松江之大為山海一隊人所擣陷既因金公諒以  
不測之說行讒於內又托崔永慶事設弁於外傾動  
上下眩亂是非如柳相之為推官不救李潑之老母  
弱子之類非徒不為非刺又反歸之於已遞委官之  
松江牛溪之見誣無足怪也且牛溪非有司當職之  
人以松江之執友抵書勸其救解松江之 啓辭實  
尚確而為之也來示以為牛溪名望甚重可以救解  
云來意以不陳疏為非乎牛溪既非有司逾獄何等  
事而雖明知其無罪何可以不當職之人而輕救於  
未結末之前乎若以牛溪之抵書救解謂無其實如

松江之 啓辭云則尚復何言柳相等之為推官也  
李潑之老母穉子豈不欲其生也無罪八十老婦無  
一言救之竟斃杖下未滿十歲兒不即死而有嚴責  
之 教則即折其項而殺之金肅夫 齟鄭道可迷不  
此之為咎反歸咎於牛溪松江豈是公論乎中外人  
陷於山海之術中不自覺悟可哀也已且李潑白惟  
讓之死也山海及柳相與松江同為推官而不能救  
今也專歸罪於松江豈非偏乎

大凡人品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則乃吉人也君子惡  
之小人好之則乃不吉人也如公之為人金河西退



溪栗谷牛溪思菴先君子李土亭奇高峰趙重峰柳  
希春李後白具鳳齡辛應時洪聖民李海壽尹根壽  
李山甫朴枝華朴洲諸君子好之如鄭仁弘李潑鄭  
汝立李山海李爾瞻李弘老李慶全韓孝純許錦宋  
言慎洪汝諄許葑宋應漑申慶禧朴謹元宋瑄尹三  
聘沈憬金佑成任奕尹宥後改宋應洞等惡之此輩  
造作虛言陷人不測謀為己功到今心術敗露無餘  
其媚嫉公宜矣公之為君子不辨可知也其趨時附  
勢圖為發身者雖千萬人於公何損焉

後敘

余自癸丑以後退居連山村舍與鄭君弘溟同處講  
學鄭君常憾然曰先人為人所疾生而不容於時沒  
而訛謗彌甚而一時儕輩今皆不存平生言行將泯  
沒無傳殆無以暴白於世誠可痛也願先生有所記  
庶幾徵信於後也余感其言乃以昔年所見聞者略  
為錄出以備日後狀公者所採取焉其中東西分黨  
時事數段似若無預於公而要以見黨論之權輿陷  
公之根柢故茲並載之云爾歲辛酉秋光山金長生書

追錄

癸亥八月十日余以司業引見時 上引坐言事且



曰凡有所懷盡陳之金長生曰臣之妹夫故相臣鄭某之子故臣亦知鄭某忠清孝友人也以己丑按獄被罪而鄭某別無過誤之事其時見忤於人得罪甚重也自 上即位以後有如崔永慶洪汝諄等皆得復爵而獨鄭某李海壽等尚未復爵非但極為冤枉於 朝家事體亦為闕典也 上曰當從容為之余又 啓曰崔永慶之為逆賊臣未知也乃濁亂朝廷有罪之人亦為復爵至於鄭某等尚未復爵何時為之乎

右出注書日記先生於姓名及公名只改書余字某字以錄

乙丑十二月三十日

備忘記觀副護軍金尚憲所

撰海平府院君尹根壽行狀則其中有時相與按獄大臣有郤陰結嬖幸用蜚語眩惑宮禁遂起鉤黨之禍名卿賢士貶竄殆盡公亦削奪退居廣州村舍等語予竊瞿然薄其為人意者 先朝必無如此之理設有是事如使為此說者小知為親者諱之之道則其言必不如是之薄也况己丑治獄之偏彼此皆言之以此觀之則當時之人亦不可謂無偏無黨 啓下文字與士大夫間私相著述不同此公事還為出給

己庚年間一時諸賢皆已下世知松江事迹者如



我者亦無多略述數件言不敢盡

庚寅年間余以臺官叅省坐時適推李潑母子松江為委官稚子命鐵年未滿十歲每當壓膝時松江皺眉不忍見一二度輒揮扇命止之老母出獄只令女醫扶護入庭勿許羅將等賤辱之其後柳相代為委官命鐵壓膝至八九度不止獄卒等驅迫老母無所不至而略不訶禁

余之家嚴乃辛酉進士也與松江有年分故松江視余猶子弟壬辰余扈駕在箕城松江自江界賜環還朝一日諸宰共會朝堂松江卒患霍亂趨避賓

廳西夾余亦隨之在傍洪汝諄自外追至傾囊委請曰大監疾甚小人適有清蘓願進一丸松江笑而却之此可見汝諄悔罪心服之狀

昔在昏朝余以分兵曹叅議入直景運宮一夕分承旨鄭崑乘月來訪于直廬言及松江事鄭云年少時為浮薄子所誤在言地日至以奸兇二字加之於鄭某平生悔之無及余答曰不幸分黨後彼此見聞偏僻令公今雖覺悟未必中心釋然鄭曰是何言也西人之敗專由鄭某余深知鄭某之非小人故不敢疾惡西人不然何以托婚於尹靜春乎云



本江月集卷四  
戊午年余以督運事在海西一日監司李德洞要余  
共訪南以恭于謫所會話從容南曰相知間所見不  
可異同鄭某何如人耶余答曰忠清峻節近代賢相  
也南喟然不悅問于李德洞李答曰吾知鄭某非小  
人也南曰令公何以知之李曰吾嘗聞諸黃思叔思  
叔每言鄭某疎脫無邪慮決非小人也思叔吾所敬  
信之人以此知鄭某之非小人云余數日後還訪鄭  
江陵于延安寓所其時問答江陵已為細聞矣右李  
判書尚吉士佑記

按象村所撰松江集序文先生曾已收八於行錄

末端矣其所撰傳則比序尤詳備而又若清陰跋  
文月沙序文皆有不可闕者故謹此并收八於下  
且先生所記行錄中亦間有不可不添補處則謹  
以小字雙書而註之云外會孫李選拜手以識

月沙序文及清陰跋文已附原集  
傳則載在別集故此不必錄焉



松江別集卷之四

松江別集卷之五目錄

附錄

行狀

謚狀



松江別集卷之五目錄

松江別集卷之五

附錄

行狀

金文敬公集

公諱澈字季涵松江其號也鄭氏系出迎日縣高麗  
 門下侍郎平章事均之之後也世有衣冠傳至諱思  
 道寶文閣直提學其所著詩載於風雅有子曰洪始  
 仕 本朝某官諡恭簡生諱淵歷事 太宗 世宗  
 官至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諡貞肅寔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自淑金堤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瀉 健  
 元陵叅奉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惟沉敦寧府判



官三世不顯積德礪行卒 贈議政府顧議政郡守  
以下追榮皆以公貴也妣貞敬夫人竹山安氏大司  
諫彭壽之女有至性篤行大諫公稱可敵十男而人  
不間焉盖自在室至移天為婦為母內則純備以嘉  
靖丙申閏十二月初六日丁巳生公于漢陽里第幼  
聰警絕人乙巳士禍作公之姊婚宗室桂林君遭酷  
禍伯兄正郎公滋被逮杖流以卒判官公亦坐配北  
路俄復南徙凡七年而得釋仍寓居湖南公稍長束  
脩金河西麟厚之門又從奇高峰大升問學既又與  
牛溪成先生栗谷李先生定交其趨向之正制行之

高盖有淵源矣辛酉被上舍選居一等明年壬戌春  
擢別試第一人授成均典籍時權凶當國士類擯介  
公以禍釁之餘雖聲稱藹蔚而久阻清選佐郎刑禮  
工兵四曹正郎工禮刑三曹一除外縣不赴佐京畿  
幕丙寅夏化黨禁益解三月自成均直講擢拜司諫  
院獻納四月遷司憲府持平十月選入玉堂為副修  
撰 賜暇湖堂丁卯陞修撰明年戊辰即 宣祖元  
年也自玉堂乃遷佐吏曹盖極選也力持風裁恢張  
公道士論倚以為重而流俗多不悅者己巳還拜修  
撰陞副校理五月復遷持平時士類登進有挽回世



道之望流俗舊臣等淡忌士類退溪先生亦被侵侮  
及洪彞判東銓引其所親爲憲長乃於 經席追咎  
已卯士習因力言今之士類不可不裁抑於是士類  
益疑之他日又 筵白欲自明而復申前說公以持  
平同對面斥其熒惑 天聽將禍士類遂極陳前後  
事狀於是三司交章削黜彞亦辭遞流俗之怨益深  
矣俄遶拜直講再爲副校理庚午二月陞校理四月  
復遶拜禮曹正郎丁判官公憂廬墓三年壬申外除  
拜直講獻納復入天曹爲正郎拜遠接從事秋陞議  
政府檢詳轉舍人冬進拜司諫院司諫癸酉春移司

憲府執義遶拜軍器寺正四月丁安夫人憂復廬墓  
終喪乙亥六月除內資寺正遷舍人尚衣院正俄爲  
直提學移拜司諫時黨論始起公與時輩議不合辭  
職南歸先時沈義謙嘗居要路贊去尹元衡李樑頌  
向善無他前輩士類多許可之金孝元早有文名擢  
魁科才名日盛大爲後進流輩所知賞義謙曾見孝  
元與尹元衡贅婿同書榻心鄙之沮其清選及孝元  
爲銓郎亦以義謙爲麤慳不可用於是前輩士類咸  
疑孝元有啣怨報復之志孝元儕輩亦皆嫉義謙以  
爲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朝論始貳許



曄雖前輩力主孝元之議朴相淳以清名重望爲士林領袖年少喜事者忌之會殺主獄起而涉於疑上命朴淳治之以無驗釋之曄與孝元同在諫院挾此圖去淳相位至發彈論物情甚不韙之時栗谷先生長玉堂淡憂士類分朋將禍朝廷言于盧相守慎啓出義謙孝元于外以鎮靜淳議公嘗與辛公應時李公海壽等斥孝元爲匪人故時輩仇嫉公特淡公遂決意退歸以詩畱別栗谷有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之句蓋栗谷必欲調劑彼此共濟國事而公灼見冰炭薰蕕勢終難合故其言論微有不

同云公旣退累除應教直提學執義司成諸寺正皆不起丁丑冬 仁聖大妃賓天公赴哭闕下戊寅正月拜掌樂院正再爲司諫二月移拜執義栗谷以諫長承 召入京將辭歸朝士咸願勉畱調劑士類公亦以是勉之栗谷謂公曰今日國事無可下手處惟士林協和論議得中使清議行於朝廷僅得救了一分今君被時輩所疑而浮薄之徒憑藉交亂君若畱朝持議和平則時輩釋疑而造言生事者將不得肆我以調和之責付君而去矣五月由直提學陞同副承旨覆逾以正甚張士氣時沈金分朋之說益熾世



目義謙儕友爲西孝元儕友爲東朝士無能脫其名目而益所謂東人方當路用事故一時進取者咸趨赴於東流俗舊人曾見棄於前輩者亦皆乘時附會多得柄用招權修郤峻其議論以明貢忠於東而西之善士皆不見用清濁混淆朝著不靖李潑有時望主張其論栗谷力勸公與潑交驩以調劑東西公爲回意見與潑定交而東之喜事者終欲肆意攻擊及金誠一以暗昧搆尹斗壽根壽等將陷不測公憤時輩誤事屢發於辭氣之間時輩益疑公十一月拜大司諫公欲不出栗谷夏勸出益持和平以釋時疑公

迺就職及尹斗壽等敎命之下時輩欲再論之公不肯從竟以此被劾免拜大司成兵曹叅知己卯春憲府疏辨東西邪正而斥義謙爲小人因詆公等爲邪黨栗谷拜諫長辭疾不至極論東西二字必爲匹國之禍胎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略曰日者憲府之疏始敢顯斥義謙爲小人西人爲邪黨論議之激至此極矣義謙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鶚之比而乃加以邪黨之名使不得接跡於朝列爲可惜云於是浮議紛然謂栗谷黨護於公其後宵人宋應河等迺



敢舉劾栗谷而時論益變矣公自遞諫長連拜大司  
成兵曹叅知刑曹叅議皆不仕庚辰正月出公爲江  
原道觀察使公迺拜 命盡心民隱詢訪無遺敦尚  
風教旌瘴淑慝東民聳動疏進一道弊瘼請變通之  
以平一賦役 魯山君墓在寧越郡香火久絕樵牧  
不禁公復上疏言 魯山君曾 臨御一邦有 君  
道焉雖降封爲君其墓道儀物自有其制請加封樹  
遣官致祭 上嘉納議行焉辛巳二月還拜兵曹叅  
知四月移大司成刑曹叅議應 旨製相臣批答忌  
公者摺摭其中措語以爲有促迫輕蔑之意請推治

之公益不樂居朝八月棄官歸鄉時栗谷爲憲長方  
欲扶持國勢以回世道而時輩疑栗谷抑東扶西多  
有不平者李潑終欲擊去義謙勸掌令鄭仁弘使論  
之栗谷持之仁弘欲棄官歸栗谷謂牛溪曰今日無  
端論義謙甚非事宜然時輩本疑珥扶西今仁弘以  
此論不合而去則時輩必以此爲赤幟顯然攻珥珥  
去而士類盡散國事尤敗矣今日之義須從衆議遂  
口占啓辭授仁弘使勿追增以起人惑仁弘翌日連  
啓添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爲誰仁弘對以  
公等數人相爲締結以助聲勢栗谷見仁弘曰李涵



非義謙黨也年前時輩議論過激故季涵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為義謙也季涵介士也若以為締結則冤枉極矣且珥上疏贊其為人今若斥為義謙黨則珥乃反覆無狀人也珥當辭避仁弘不得已詣闕引避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他數人臣乃以為義謙之黨論事失實請遣栗谷與同僚將處置仁弘洪汝淳等必欲以公為義謙之黨議不合各以所見引避栗谷啓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氣味心事迥然不同但澈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耳聖批亦以為時輩深怨鄭澈恐李珥引入要路必欲擊

去云而兩司浮薄之輩紛然蜂起王堂李潑金宇顛等依違兩間栗谷竟因此遞免他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曾為承旨觀其所為蓋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又謂朴相淳曰予觀鄭澈必以為與人寡合今果然云十二月 特除公全羅道觀察使公摠計道內貢案徭役之數裁其闊狹均一詳定如在關東時民甚優之壬午冬 上復特除公禮曹叅判俄拜咸鏡道觀察使公將行上疏言事 答曰奇哉卿說卿今遠離朝廷故有此忠懇之言予當畱念其往欽哉癸未二月還拜禮曹叅判三月 特命超除本曹判



書憲府以招擢荐遽請改正 上不允俄拜同知  
經筵藝文提學自辛巳仁弘齟齬未售之後時輩並  
仇栗谷顯加詆訾及栗谷大被 知遇倚毗日隆為  
中外所屬望而常持洗滌東西之論時輩益恐此論  
得行側目睚眦必欲甚間之時北邊有胡警栗谷長  
本兵策應施設悉合機宜而大憲李瑩大諫宋應漑  
等乃敢肆然彈劾日以專擅慢上至堂許筭等從而  
和之於是三司合謀專攻栗谷以為誤國小人遂使  
栗谷跋扈遜荒牛溪適被徵在京上疏洞辨三司朋  
讒奇中之狀 上招問大臣顧相朴淳對以應漑筭

等挾怨搆陷之實應漑益肆憤嫉醜詆兩先生及朴  
相啓辭絕悖兩司和附誣毀愈甚牛溪即日還山太  
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及 王子師傅河洛等相  
繼陳疏指辨忠邪都承旨朴謹元等啓以河洛阿其  
所好太學之疏出於指誘 上怒命遞謹元等三司  
論劾朴相 上反覆諭止而終不停 上迺命招二  
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曰近日朝著不靖專由沈義  
謙金孝元欲遠竄之左右對以當初分黨雖由兩人  
今皆補外不與朝論 上又教朴謹元宋應漑許筭  
等予知其奸竄之何如左右多為救解公獨進啓曰



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 上乃命  
竄三奸于邊李璽等黜補外郡大司諫金宇顥等啓  
三竄不可取決於失志怏怏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彈  
公交搆煽禍職爲亂階前後儒生之疏皆出公風旨  
請罷之 上批以爲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  
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  
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真所謂鸚班之一鸚  
殿上之猛虎頃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  
得此詢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上疏請遞職  
名以謝人言疏三上不 允復 特召兩先生還朝

甲申春除公大司憲公上劄辭職 上手書孤忠自  
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之句以獎之公乃出請  
量移三竄於內地收牧其時雷同誣誤之類 上下  
教政院曰都憲獻說極駁但此卿素以剛直忠盡名  
故優容不責云公引避請遞 上答曰此輩乖亂朝  
廷之罪在法罔赦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予  
所以不得不錯愕也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容  
之云冬陞拜議政府右贊成兼知 經筵事俄轉左  
贊成是時栗谷旣沒牛溪又退公與朴相淳獨在朝  
端而李潑金宇顥等齟齬不置公益不安於朝乙酉



公與朴相相繼乞退五月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反覆之狀請慰安朴相及公使復其位先是汝立棄官歸鄉以讀書爲名聞栗谷牛溪兩先生爲一時儒宗亦嘗往來問學栗谷卒後汝立入京見時議方攻兩先生乃於 筵中極詆栗谷時輩說其附已僂稱汝立爲當世第一流故益發其私書所嘗推許栗谷者以揚其慝於是三司俱論益黨公而實欲營救沈義謙 上雖斥汝立爲邪怨而竟從三司之議故邪黨以此窺測 聖意八月兩司復舉劾義謙以爲傾陷之一機併有植黨朋比貽禍士林等語 上

下問結交義謙之人於是兩司舉朴相及公栗谷牛溪兩先生朴應男朴漸尹斗壽根壽辛應時李海壽等及先王父以對之大諫李潑追啓洪聖民具鳳齡亦義謙之黨云生員李貴上疏斥兩司欺罔李潑引避詆誣兩先生又甚於汝立於是 上命削義謙爵褫其罪名於朝堂而列書公及兩先生之名以爲黨人士林喪氣朝野駭愕而人皆畏時輩氣焰莫敢言初趙重峰憲與李潑相友善習聞其說嘗謂公小人之按湖南也重峰先在湖幕至欲棄官以避之及見公行事迺脫然心服始疑斥公者迺往見潑極言



公所行無愧神明且言鄭汝立反覆無狀不可不絕  
潑竟不從重峰遂與潑絕交丙戌冬重峰上疏極論  
栗谷牛溪道學之正忠誠之懿朴相及公清名直節  
聳動汚世又斥時輩誤國凡萬餘言其論公一欵曰  
澈之剛直只以唾潑面之故積成見鬼之車張弧不  
脫俾餓於中野人或謂澈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  
獨見其惜潑兄弟多般規責冀以回感而潑也不悔  
輾轉極害丁謂懷慙必逐寇準漢無汲直孰制淮南  
叛謀臣恐若此不已則將恐為尹元衡李榘復讐者  
轉變為莽操而人莫敢抗議也丁亥春李貴等復上

疏極辨潑等誣罔諸賢之狀略曰澈之為人孝友清  
介立朝二十餘年一朝失位流落荒野其貧至於炭  
易米盪無醬則其清高一節足以起世礪俗云李潑  
陳啓自辨 上以反覆斥之戊子春重峰聞倭釁將  
啓上疏言時輩朋奸誤國且言宋有臘寇時有一小  
官言今無他策只有召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寇不  
戰而自平宋帝不省惟崇章蔡之徒故臘寇大熾金  
虜旋至今之大盜橫行京外南北之憂有大於金虜  
者廟謨一無陳劉之責請發中使 召淳渾澈等使  
之亟進大務表正百僚強幹固本則猶有扶持之望



云疏入 上命焚之斥重峰爲人妖其後重峰復上  
疏言公之在朝專欲尊主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  
憚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今若收召使之展布則庶  
幾積弊一去朝野清寧矣又極言李山海鄭彥信等  
妨賢病國之罪並斥柳成龍金應南爲膏肓之豎子  
於是三司交章謂重峰爲鬼蜮編配北塞而世無敢  
復爲公言者公自乙酉黨禍之後退處南中己丑秋  
有子之喪營葬在高陽先壠下冬十月鄭汝立謀叛  
事發上下震驚朝野聳懼公聞變欲赴闕知舊有勸  
公勿入以避形跡者公曰逆賊謀害 君父重臣在

外觀變於義不可乃趨朝 上下教以忠節獎之時  
汝立脫身亡命猝遇官軍自刃而斃其子與諸賊之  
就捕者次第承服祭天文及諸般凶逆之狀狼藉畢  
露儒生梁千會等上疏暴鄭彥信白惟讓李潑李浩  
等以逆賊交親掩護緩縱鞫問不實彥信方爲右相  
上疏自辨 上下備忘記曰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爲  
多未安者鞫問疎漏予固已疑訝矣今反上疏自卜  
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乃 封下彥信與賊  
通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論劾彥信欺罔之  
罪十一月拜公議政府右議政公上章辭免 上以



主辱臣死興疾討賊之義敦迫公乃出謝彥信及彥  
智李潑洁白惟讓等先已出於賊招 上親鞫問之  
天威震赫公啓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  
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間事遽加  
刑戮恐非 聖世美事 上意稍解並命除刑遠竄  
其後儒生梁訶上疏論彥信當上變日議欲斬告者  
上益怒 命再鞫彥信仍 賜死公啓曰宋朝未  
嘗戮一大臣以爲忠厚家法我朝二百年除反逆外  
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 上  
不聽他相不敢言公獨再啓論救減死遠配李潑洁

白惟讓等累爲諸賊所引 上命拿還嚴鞫之皆死  
上以潑等締結逆魁惟讓與賊書中有犯 上不  
道之言皆 命斷以逆律公議啓曰潑等與賊親厚  
則有之至於 經幄出兩汝立天地古今之所未有  
臣意不敢以潑等爲與聞逆謀也 上怒下教謂公  
爲專輒公遂辭遞委官之任自變初潑以朝紳之連  
累爲慮恐力單不能動 天抵牛溪書請丞出而同  
救之有崔永慶者嘗遊南溟曹植之門頗有孝友清  
修名亦爲牛溪栗谷兩先生所稱許旣而永慶染汚  
仁弘汝立等邪議反詆毀兩賢至言公及朴相可梟



首其悖妄類如此及逆獄事起諸賊皆言吉三峰爲謀主或言三峰非吉姓迺崔三峰也居晉州嘗與賊往來云故遂有蜚語謂三峰爲永慶外議紛然不已全羅監司洪汝諄密啓以聞移文嶺南伯金晬兵使梁士瑩等士瑩等亦以蜚語先已逮捕矣永慶供以不與賊通問上封下賊與永慶書及誹謗詩一紙永慶辭窮公啓曰老人容或忌其通書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名詩也臣亦曾聞之決非永慶作上迺命停刑方永慶之被逮也牛溪抵公書言永慶少有志行請公伸解公於榻前復言永慶事無端緒且

渠有孝友名恐無黨逆之理永慶因此得釋旣而臺諫請究案罪狀復下之理公具劄草極言永慶雖不學無識有孝友固窮之名與逆賊親密與否未有聞也今三峰之說旣無端緒直以姓崔居晉州之故附合蜚語以殺士失獄情傷國體欲待刑推命下與他相聯名力救會永慶病死獄中劄不果上庚寅七月命策公光國平難二勳封寅城府院君盖公嘗以爲國系受誣已二百年不可不竭誠辨明遂建請連使控籲快得昭洗故並命之公上劄辭免答曰受誣宗系賴卿指授而昭雪反逆大憝因卿



讞奏而討平竭忠於前積勞於後報功之典自是常事毋庸固執速膺新命初李山海柳成龍等與公同推栗谷牛溪兩先生而成龍實主偏論公嘗指斥其心跡積不相能山海自甲申以後專附潑立等久典銓衡引進羣小充滿要津以張邪黨之氣勢尤爲公所鄙而覺隙已深矣公旣起廢膺命曩時被錮清名之士稍稍進用山海欲自納欵於公請以昏夜相見公不應山海大慙恨重峰嘗疾山海成龍等縱使邪論前後章疏所以指斥兩人者尤多疏每入時輒輒歸詢於公已丑冬重峰自北塞放還復上疏伸前

說 上以其疏爲人所嗾 命囚宋龜峰翼弼等又以收擬重峰遞洪聖民銓長湖南儒生丁巖壽等應旨上疏論山海成龍與逆魁親厚不宜在位 上怒命囚巖壽等 召見兩人慰諭之及再鞫鄭彥信上下詢諸宰以彥信所言虛實山海對不以實大憲洪聖民歷舉山海與彥信問答之說以證之 上命適聖民官正言黃慎論聖民不可治 特命補外縣山海乞適首揆 上答以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悉云蓋 上方倚重山海等山海挾奧援外積讒於公故言事者少涉山海則 上輒疑公峻辭斥之山



海之所以切齒於公而欲一甘心者久矣時公爲左相柳成龍爲右相一日成龍過公言上春秋已高而國本未定當今大事宜莫如建儲者遂與定議簡通于願相李山海山海許之約日齊會建請及期山海不至再約而再不至蓋山海旣締結金公諒覲知上意有在外傾朝議內行讒間以公等所通書內達且煽蜚語以爲公將率百僚先請建儲而仍不利於金貴人及所生王子云上乃大疑公而公不知也公於經筵竟發前議上不答山海無言成龍噤不敢發獨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

等進言此非獨鄭澈之言乃臣等之所共議旣而上特出誠中爲忠清監司海壽爲呂州牧使辛卯二月公三辭遞相職授碩敦寧府事於是邪黨李弘老等嗾其徒安德仁等上疏詆公專擅誤國以探試天意上引見德仁等問何事爲誤國德仁等對曰爲大臣沉于酒色其誤國事必多矣上曰酒色豈爲誤國盖引見出於意外弘老等未及指授故也閏三月憲府先論吏曹正郎柳拱辰檢閱李春英趨附宰相造言生事之罪上問宰相爲誰回啓以公名對於是兩司並劾公以招權植黨排抑異已鼓動邪



議將啓士禍請罷三啓乃 允上命列書公罪狀榜示朝堂六月大司諫洪汝諄等復論公罪重罰輕上批甚嚴至以公為噉丁巖壽等欲驅一代名卿陷之逆黨其心之慘鑠耶為下云兩司更論公誣上行私克悖不道請遠竄一啓卽 允初配明川 上命移南方配晉州汝諄等復論公罪大惡極合置窮荒以禦魑魅迺改配江界公在道病劇不得趨程金吾郎馳啓以聞 上以金吾郎不畏朝廷押奸賊不嚴命拿囚且 教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既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等罪狀嚴加圍籬兩司並論公黨

與前後舉劾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根壽李山甫朴漸柳拱辰白惟咸張雲翼李春英黃廷或黃赫金權黃慎柳根李洽任鉉具窺李誠中禹性傳等竄配罷黜相繼一時名人善士斥逐殆盡誠中性傳素非悅公者誠中同發建 儲之議性傳不從汝諄之誘故俱被黨公之罪公未到配所大司憲洪汝諄等議加公死律大司諫李德馨以為公之罪名不甚明正不足以服人心汝諄遂不得售其克初崔永慶之被囚實由汝諄之啓聞故其時鞫廳令汝諄覈實以啓汝諄執湖南士人梁千頃姜海等取招以啓千頃等乃



上疏言飛語之不自已出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欲自脫前日密啓之事啓論崔三峰之說必有指喉者遂鞫千頃等刑訊甚酷千頃等引當時傳語者任禮臣等十數人以為證而濫刑猶不已千頃姻族奇孝曾以金誠一之言誘千頃曰誣告之律當分首從若引鄭澈則傳言者自當免死千頃等乃誣公以自免姜海臨死有遺疏以自明冤狀而疏不得入汝諄等既得千頃之誣服益雀躍自以為得計壬辰四月倭寇逼京師車駕播越五月駕次松京臺諫論頴相李山海交結宮禁濁亂朝廷左相柳成

龍主和謬國皆罷免上御南城門慰諭軍民令各陳所懷軍民等咸請釋公上乃下教召公曰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恆福等同護王子公聞命痛哭兼程馳進上謁於平壤六月隨駕到博川聞平壤陷上命世子分朝他相臣皆從世子公獨扈駕到龍灣七月受體察兩湖之命相臣啓請姑畱九月乃行駐節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檢察使在松京與公通書相議欲糾合官軍及諸義旅襲勦京城賊未果既又南下撫循疲瘵收集散亡將以保守根本為收復之計憂傷慄



慨至廢寢食上疏言 大駕遠狩西方而兩湖為國  
固守此殆天意夫豈人謀伏望 大駕移蹕定州以  
待 天兵直擣箕城 東宮來駐湖南親率大眾北  
指京都南北合勢中外齊奮此正古人所謂首尾之  
勢倘 天兵未易渡江賊勢終不可遏 大駕亦宜  
自謀漸圖浮海以答兩湖怨思之心乘舟雖危不猶  
愈於棄疆土而渡遼水乎會湖南伯狀啓以勤 王  
兵多道亾歸咎體察 上大怒復有壬人乘間讒公  
畱連酗酒迷罔機務使 主勢孤弱公論不行 上  
愈怒時臺諫論李山海交通宮禁請竄之且請誅金

公諒 上雖勉從其說而疑所論悉出公意及大司  
諫李海壽請竄洪汝諄李弘老等 上乃下教曰此  
人等罪予所未知但此人等頗劾鄭某為奸云公受  
命板蕩之際內外掣肘讒間交乘惶懼北歸癸巳  
正月師次于楊花渡二月復 命于 行朝五月奉  
表如 京師謝收復三京臨行上劄言我國民心兵  
力決無退賊之期然不可徒仰 天兵而束手傍觀  
徵兵固不可廢也募粟亦不可緩也第兵興以來民  
力蕩盡一聞徵募逃潰相繼外寇未退邦本已蹶宜  
令大小任事之臣淡體 聖上惻隱之心先思根本



久遠之計如非繫于軍旅不敢以一事擾民徵募之際又將哀痛切迫之意遍諭民間使人人曉然知今日之勞民動衆誠迫於不得已則所謂悅而使民民忘其勞者庶幾近之又極言兵荒之餘民命垂盡請擇惻怛愛民者爲賑恤使專掌賑飢令度支揀兩湖列邑未經兵倉糧稍裕處支撥米豆分輸飢饉郡邑以供荒政量其人口多少以爲增減且不愛爵賞激勸富室則必有樂出而應 命者征南將率皆在嶺外稟達往還緩不及事兵貴拙速事難遙度况東郡遺氓日望 還都拯已於水火之中宜漸次前進

回鑾漢京以慰故國來蕪之望倭軍書往復之路未言天下之患莫大於無可奈何而畫之今日大病痛根株正在於此發憤勵精猶懼不濟持此以往何事可做古之遇此等變故者一則曰寢苫枕戈二則曰臥薪嘗膽李綱之告其君反覆以剛明英斷爲恢復之本者誠以興衰撥亂固非尋常塗轍所可辦也 殿下宜勇猛奮發慨然以恢復爲已任曰昔予之至誠圖治自許如何一朝顛覆何爲而然究厥所由痛心刻骨凡事之已過而未快於心者與夫將行而未中於理者切切然悔而改之又思夫前古帝王之遇



此變者何以自處料理當如何注措當如何貶損當如何又於君臣之間情義孝感少無間隔都兪之餘和氣洋溢咨詢之下羣策畢舉則俯仰顧眄之間精彩立變不煩號令四方風動矣時天朝有撤兵之議朝廷將奏請留兵而議不時定公將渡江復上劄力言奏請不可不亟又以賊兵將犯湖南晉陽之守形勢孤危為憂既而賊果悉眾陷晉陽如公言十一月回自京師復命于漢都時有流言以賊退之說出於公行臺諫論啓請推公乃解職乞退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捐館于江華寓舍春秋五十八公卒

之明年甲午有權愉者上疏誣公以陷殺崔永慶大司憲金字顛等追論以陽為救解陰實擠陷竟削公官爵其後鄭仁弘嗾其徒朴惺文景虎等前後投疏以為永慶之死搆捏者鄭澈指嗾者成渾也蓋仁弘論議尤究悖素淡怨牛溪必欲因公株累焉於是大司憲奇自獻等迭相唱和三司俱發上教斥公為奸究而牛溪為黨奸追削牛溪官爵及仁弘為都憲至欲逞凶於公墓若子光之於佔俾然公之諸子環守冢隧以待命適仁弘被遞凶計幸不售而公之禍至此而極矣世或疑公於己丑之獄處之容有未



盡而不復舒究乃若公得禍之由則殊不知其所自來矣蓋公剛腸疾惡積忤時輩及至癸未目見羣邪吠怪大賢被誣不避嫌疑贊决流放而邪黨之將禍栗谷者必欲以公爲階論者謂使栗谷天假數年以當國事則已卯之禍必將復作而公爲禍囚矣逆節出於邪黨而公適按獄彼挾宿怨而懷深仇思欲伺釁而巧中者又焉有臆逞哉身爲重臣聞變赴難固是臣子之常節而目之以幸亂奸黨之締結逆魁崇獎附會者雖非與聞乎故而自不免刑章果誰怨尤至於關通書問不自首實辭屈情敗以致杖流如鄭

介清柳夢井之徒無非自取而盡由 睿斷公何嘗容意於其間哉彥信潑洁之徒縱自誣罔屢出逾口而猶且反覆論啓伸救備至曾是而謂乘時逞憾治獄深刻者豈非其心之孔艱哉尤可駭笑者至以惟讓不道之書謂之匿名潑洁母子之死諉在公手罔極之誣他可類推矣若崔永慶之被逮公之所以前後救解者若是較著而彼凶人者以必死脅人誘取求生之誣招以爲陷公之奇貨噫亦太甚搆誣之巧鬼秘神奸而其要不過欲以計力陷公爲小人然後以逾獄爲士禍兩賢爲非君子而自爲士類以定國



是故其前後機關若出一手以至於夤緣旁逕而極  
雖以 聖主日月之明不能不爲所蝮蝮自辛卯以  
後多少 綸音有非臣子所忍聞見者其視昔日  
褒嘉之 旨一何相戾是知愛憎之變慈母不可恃  
而正直易疎忠信得罪者諒非虛語也公之禍謫旣  
橫挈一世上及斯文旁累知舊而生平不識公顏面  
絕無恩怨者爭馳驚而詆公用爲仕進之媒灼至有  
素知公無他而亦嘗景仰者或反談公得失以取諸  
時俗可勝道哉士氣萎絕冤孽跳踉鄭仁弘李爾瞻  
等表裏盤據肆其邪說數十年間世道長夜彝倫斁

喪人類將盡癸亥 反正天日重明仁弘爾瞻等皆  
伏誅夷先君子承 召八對爲陳公忠清孝友橫被  
讒賊之禍請追復其官甲子公之子某等上書訟公  
冤 上下其疏頌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  
申欽咸獻議以公冤可伸 上乃命復公官封而公  
之冤始雪論議之定不待百年右壓筭出理終難遏  
雖復黨比之禍波流尚漫傳襲之謬蔽錮未釋而天  
理至公人心莫誣百世之後愛憎都忘利害俱泯則  
是非之真必將愈久而愈明也無疑矣又奚以戚戚  
哉公天性疏通峻潔剛介正直事父母至孝待兄弟



怡愉前後居喪皆盡禮每朝夕上食哭泣之戚感動  
隣里至有不忍食者祭饌必手自割正喪制節目與  
諸賢往復辨論必盡情文祥後白笠之制因公復舊  
一洗流俗之謬每日晨起拜謁家廟出入必告性聰  
敏讀書不過三五遍卽成誦於近思錄朱子書着力  
尤多雖在憂患流離亦不輟其課誦在江界手書大  
學一部遍誦小註於圍籬長木白而書之以朝夕寓  
目其勵志不懈如此詩文俊爽飛動有意外趣筆法  
亦適逸曾襟朗徹絕不芥滯凡有所懷必發於言自  
律甚嚴雖執友微過亦不少饒必規責而歸之正見

人處心用意有不是處則雖負時輩重名人所稱譽  
者無不直斥之竟以是大忤流輩得謫如山而剛正  
之氣老而彌篤焉持身清簡辭受一節防範甚峻凡  
守令饋遺一切卻之嘗手書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  
至玉帛玉帛不已必至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  
干以私公之伯姊為 仁廟貴人公幼嘗出入東宮  
明廟時為大君與公遊處情好甚篤及公擢第  
明廟呼公小字曰某也登第矣卽 賜酒饌以助宴  
需泊為臺官宗室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私囑曰  
吾兄將死請少寬之公執法竟不奉 旨當乙亥棄



官而南也 上聞之私謂公曰勿下鄉吾且大用公  
竟不畱及長憲府市人皆言李珣鄭澈二大夫之持  
憲獨無各司橫斂也後隨 駕定州坐賓廳座有宰  
臣結姻 王室者自內送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  
饌非外臣所宜食卽起避之雖平日之不悅公者亦  
皆吐舌稱嗟以爲難篤於故舊尤急困厄宋龜峰爲  
時輩所陷不容於世公招而館之雖讒者移怒於宋  
至施刑以困公而待之如初略不嫌介焉公早負盛  
名大爲先輩時賢所見重退溪先生嘗稱公有古諫  
臣風金河西李士亭皆淡取於公高峰嘗遇水石清

絕處或問世人有可以比此者乎高峰曰其惟鄭某  
乎重峰謂公冰清玉潔赤心奉公粟谷牛溪兩先生  
特與公相友善雖公見仇時俗疵謫四起而終是白  
其心事公之所以得此於諸老先生者必有其實矣  
若其時論之好惡奸兇之媒孽雖舉世而呶呶曷足  
爲公詬病古所謂特立獨行柔不茹剛不吐惡不仁  
而不使不仁加乎其身者公實其人也歟公娶文化  
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某官強項之女舉四男三  
女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早卒次宗溟擢魁科癸亥起  
廢通顯陞通政階卒官江陵府使次振溟進士亦早



卒次弘溟際遇 盛際歷敷華顯官至大司憲主典  
文衡長女適李基稷次適崔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  
娶集王父叅判公女有一子沅縣監宗溟娶府使洪  
仁傑女有五子長曰浚生員有美質次日洙縣監丁  
丑之亂遇賊不屈而死次日沅文科持平次日瀆縣  
監次日濡亦早歿振溟娶倡義使金千鎰女有一子  
曰漢弘溟初娶俞大頤女再娶察訪尹廷瑾女皆無  
育有側室子曰洙外生暨曾玄凡若而人公之沒垂  
一周甲而冤狀既白行當有易名之 典抑公之一  
身一榮一辱一禍一福而賢邪之進退否泰之消長

世道之升降於是乎可觀有不可不詳錄而備載者  
先君子獲習公終始嘗據平日所聞見未及脫藁集  
竊不自揣乃敢承先志撮家乘而踵成之以俟立言  
君子之擇焉謹狀

輸忠翼謨光國推忠奮義協策平難功臣大匡輔  
國崇祥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寅城府院君松江鄭公諡狀

文谷金壽恆

公諱澈字季涵號松江鄭氏系出迎日高麗平章事  
均之後 本朝兵曹判書貞肅公淵於公高祖也曾



祖諱自淑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馮叅奉 贈左  
贊成考諱惟沉判官 贈碩議政三世積德皆以公  
顯妣竹山安氏大司諫彭壽之女有至性篤行以  
嘉靖丙申閏十二月生公自幼警穎異凡兒公之姊  
婿桂林君璫為奸黨所誣死於乙巳之禍公家酷被  
株累判官公坐配七年而始釋仍居湖南公稍長遊  
于河西金先生麟厚之門又從奇高峰大升問學既  
又與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定交其師友淵源盖  
有所自矣辛酉中司馬一等明年擢文科別試壯元  
例授成均典籍屢遷刑禮工兵諸曹郎京畿都事時

權究秉國士類道消公雖聲譽藹蔚而久屈冗散至  
丙寅黨禁始解由成均直講拜司諫院獻納司憲府  
持平選入玉堂為副修撰 賜暇湖堂戊辰 宣祖  
嗣位公首薦為吏曹佐郎力持風裁恢張公道士論  
咸倚重而流俗多不悅者明年還修撰陞副校理復  
移持平時士類彙征有挽回世道之望流俗舊臣深  
忌之銓長洪彙引金鎧為都憲乃於 經席追咎已  
卯士習因盛言今之士類宜加裁抑於是羣議譁然  
他日公與鎧同入對面斥其熒惑 天聽將禍士林  
痛辨前後情狀三司交章劾鎧削黜而彙亦辭遞流



俗怨公益深矣俄還王堂庚午春丁外憂服除拜直  
講獻納復八吏曹爲正郎尋以遠接使從事儻 詔  
使于關西薦授議政府檢詳舍人遷司諫癸酉拜執  
義軍器正夏遭內艱乙亥除內資尚衣正舍人陞直  
提學又移司諫先是沈義謙嘗居要路贊去尹元衡  
李樛又向善無他頗爲前輩士類所許金孝元早有  
文名擢魁科大延譽於後進儕友間義謙曾見孝元  
與元衡女婿同書榻心鄙之沮其清選右孝元者皆  
疾義謙以爲害正之人及孝元爲銓郎亦以義謙爲  
麤戇不可用前輩士類咸疑孝元有修郤之志由是

前後輩不相協朝論始貳時栗谷先生長王堂深憂  
士流分朋爲無窮之禍言于盧相守慎啓出沈金兩  
人于外以鎮定浮議公嘗斥孝元爲匪人故時輩仇  
疾公特甚公遂決意退歸以詩畱別栗谷有君意似  
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迴之句蓋栗谷必欲調劑  
彼此共濟國事而公灼見冰炭薰蕕終有難合之勢  
故其言論微有不同云公旣南歸屢除應教直提學  
執義司成諸寺正皆不就丁丑冬 仁聖大妃昇遐  
公赴臨 闕下拜掌樂正司諫執義栗谷以諫長承  
召至京將辭歸朝士咸願勉畱調劑公亦以是勉



之栗谷謂公曰今日國事惟士林協和論議中正可得救了一分今君被時輩所疑而浮薄之徒憑藉交亂君若在朝持議和平則時輩之疑可釋而造言生事者亦不得肆我以調劑之責付君以去矣俄由直提學陞同副承旨隨事覆逆甚得惟允之體時沈金分黨之說益熾目義謙儕友爲西孝元儕友爲東朝士無能脫其中而所謂東人方當路用事故一時進取之輩與流俗舊人素見棄於前輩者無不乘時趨附務峻其論議以爲柄用之階而西之善士皆不見容清濁溷淆朝著乖亂李潑有時望實主其論栗谷

力勸公與潑交驩以調劑東西公卽回意見與潑定交而東之喜事者必欲肆意攻擊及金誠一以暗昧搆尹公斗壽根壽將陷不測公憤惋不平屢形於色辭時輩益疑公冬拜大司諫欲不出栗谷勸公出以釋時疑公始就職及尹公兄弟蒙 敘時輩欲再論之公不從以此竟被劾去己卯憲府疏辨東西邪正而斥義謙爲小人並詆公等爲邪黨栗谷爲諫長辭疾不至疏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略曰日者憲府之疏始敢顯斥義謙爲小人西人爲邪黨論議之激至此極矣義謙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於鄭某忠



松江府志 卷五  
清剛介一心憂國論其氣節則實是一鷄之比而乃  
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迹於朝為可惜云於是浮  
議紛然謂栗谷黨公至於宵人宋應洞等舉劾栗谷  
而時論益變矣公自後屢拜大司成兵曹叅知刑曹  
叅議皆辭庚辰出為江原道觀察使始拜 命至則  
首軫民疾苦殫心咨訪尤敦尚風教以旌瘳淑慝為  
務疏陳一路弊瘼請亟變通以平賦役又請封樹  
魯山君墓遣官致祭 上皆嘉納敷施東民大悅明  
年春還朝拜叅知大司成刑曹叅議應 旨製進相  
臣 批答忌公者摺摭文字論啓請罪公卽棄官歸

鄉時栗谷長憲府時輩疑其抑東扶西多不平者而  
李潑必欲擊去沈義謙勸掌令鄭仁弘論之栗谷持  
之仁弘欲棄官歸栗谷恐時輩愈益疑貳而國事因  
此大乖遂勉從其論口占啓辭與仁弘翌日仁弘添  
入援附士類等語以啓 上問士類為誰仁弘舉公  
等數人為對栗谷見仁弘曰年前時輩論議過激故  
李涵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為義謙也李涵介士若謂  
之締結義謙則冤枉極矣且吾曾於疏中贊其為人  
而今乃斥為義謙之黨則是反覆無狀人也吾不容  
無辨仁弘不得已以失實引避栗谷與同僚將處置



仁弘洪汝諄等必欲以公爲義謙之黨議竟不合栗谷啓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氣味心事迥然不同但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耳 聖批亦以時輩淡怨鄭澈恐李珥引八要路必欲擊去爲 教而兩司浮薄之輩紛然繼起王堂李潑金宇顥等依違兩間栗谷竟以是去職他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曾爲承旨觀其所爲盖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又謂朴相淳曰予觀鄭澈意以爲與人寡合今果然矣冬特授全羅道觀察使公總計道內貢案徭賦之數裁其闊狹均一定制如關東時南民甚僂之壬午冬又

特拜禮曹叅判俄遷咸鏡道觀察使將行上疏論事 聖批奇哉卿說卿今遠離朝廷故有此忠懇之言予當畱念其往欽哉明年二月還拜禮曹叅判三月 特陞本曹判書言路論執不 允兼同知 經筵藝文提學是時栗谷長本兵值北邊有警策應施設動合機宜李壘宋應漑許筠等盪據三司合謀彈劾至日以專擅慢上盖自仁弘齟齬未售之後時輩並仇栗谷顯加訛訾及栗谷大被 上眷倚毗日隆而時輩噫媚益甚側目伺影必欲乘機甚間栗谷遂至跋扈以歸牛溪適被 徵至京上疏痛辨三司朋



讒奇中之狀 上招問大臣顧相朴淳對以應漑蔚等挾怨搆陷之實應漑益肆憤恚醜詆兩先生及朴相辭意絕悖兩司從而和附牛溪卽日還山太學生柳拱辰等及 王子師傅河洛相繼上疏指陳忠邪都承旨朴謹元等陳啓斥過 上怒特遞謹元等三司又論劾朴相 上反覆諭止而終不止 上乃命招二品以上 親諭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等奸狀宜竄逐左右多爲救解公進啓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 命竄三奸于邊李璽等黜補外郡大司諫金宇顒等啓曰三竄不可取決於矢志

快快乘時陰陷之一言因劾公交搆煽禍職爲亂階前後儒疏皆出其風旨請罷之 答曰鄭澈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真所謂鷓班之一鷓殿上之猛虎頃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得此謫矣若罪鄭澈是朱雲可斬也公陳情乞遞疏三上不 許復 特召兩先生還朝甲申春除公大司憲公上劄辭 上手書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之句以 獎之公乃出請量移三竄收敘其黨與之雷同者 上下教曰都



憲獻說極駁但此卿素以剛直忠蓋名故優容不責  
云公引避 答曰此輩乖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卿  
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此予所以錯愕也此言幸  
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容之云冬陞拜議政府右贊成  
兼知 經筵事俄轉左贊成時栗谷旣沒牛溪亦退  
獨公與朴相在朝而李潑金宇顥輩敲撼未已公與  
朴相益不安相繼乞退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極  
言鄭汝立反覆之狀請慰安朴相及公使復其位先  
是汝立棄官歸鄉以讀書爲名聞栗谷牛溪爲一時  
儒宗亦嘗往來問學及栗谷卒而汝立入京見時議

方攻兩先生乃於 筵中極詆栗谷時輩悅其附已  
僞稱汝立爲當代第一流故益疏發其私書所嘗推  
許栗谷者以揚其慝於是三司並論益黨公而實爲  
沈義謙地 上旣斥汝立爲邪怒而竟從三司之議  
邪黨以此窺測 聖意已而兩司復舉劾義謙以爲  
擠陷士流之一機竄有植黨朋比貽禍士林等語  
上問交結義謙之人於是兩司首舉公及朴相栗谷  
牛溪兩先生其他名流八九人以對生員李貴疏斥  
兩司欺罔李潑引避詆誣兩先生益甚 上乃命削  
義謙爵榜其罪於朝堂而列書公及兩先生之名以



初趙重峰憲與李潑相善習聞其說以公爲小人公  
之按湖南也重峰先在湖幕至欲棄官以避之及見  
公行事脫然心服乃往見潑極言公所行無愧神明  
且言鄭汝立反覆無狀不可不絕潑竟不從重峰遂  
與潑絕交丙戌重峰上疏極論粟谷牛溪道學之正  
忠誠之懿朴相及公清名直節聳動汚世仍斥時輩  
情狀凡萬餘言丁亥李貴等復上疏痛辨潑等誣陷  
諸賢之狀有曰澈之爲人孝友清介立朝二十餘年  
一朝失位流落荒野其貧至於炭易米盪無醬則其

清高一節足以起世礪俗云戊子春重峰聞倭釁將  
啓上疏又斥時輩朋奸誤國請發中使 召公及朴  
相牛溪使其亟進大務表正百僚以爲強幹固本之  
圖 上命焚其疏斥以人妖其後重峰又上疏言公  
之在朝專欲尊主庇民慷慨直言故百僚嚴憚如猛  
虎在 山今若收召使之展布則庶幾積弊一祛朝野  
清寧矣又極言羣小妨賢病國之罪於是三司交章  
指重峰爲鬼蜮編配北塞而世無敢復爲公言者矣  
公自乙酉黨禍之後退居南中己丑秋喪子營葬在  
高陽墓下十月鄭汝立謀反事覺上下震驚公聞變



欲赴或謂公形迹不宜輕入公曰逆賊謀害君父重臣在外觀變於義不可乃入朝上下教以忠節獎之時汝立脫身亡命遇官軍追捕自刃而斃其子與諸賊之就捕者次第就服凶謀逆狀狼藉畢露儒生梁子會等上疏暴鄭彥信白惟讓李潑李洁等掩護逆賊鞫問不實之狀彥信時為右相上疏自辨至謂不通書札上嚴旨切責乃封下彥信與賊通問書十餘紙于鞫廳於是臺諫劾彥信欺罔十一月拜公議政府右議政公上章辭上諭以主辱臣死與疾討賊之義敦勉甚至公遂出謝彥信及其兄彥

智潑洁惟讓等先已被逮上親鞫問之天威大震公進曰朝臣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也天下寧有兩汝立乎今以書札問事遽加刑戮恐非聖世美事上意稍解並除刑遠竄其後儒生梁調疏陳彥信當上變日議欲斬上變者上益怒命再鞫彥信仍賜死公又啓曰宋朝家法未嘗戮一大臣我朝二百年除反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上不聽他相不敢言公獨再啓論救得減死遠配潑洁惟讓等累為諸賊所引上命拿還鞫之皆死上以潑等締結逆魁惟



讓與賊書中有犯 上不道之言 命皆斷以逆律  
公議啓曰潑等與賊親厚則有之矣至於 經幄出  
兩汝立天地古今之所未有臣意不敢以潑等爲與  
聞逆謀也 上怒下教責公專輒公遂辭遞委官自  
變初公淡以蔓延朝紳爲慮恐力弱不能動 天抵  
書牛溪請亟出而同救之有崔永慶者嘗遊曹南溟  
植之門頗以孝友清修有名士友間栗谷牛溪亦嘗  
稱許旣而永慶浸染仁弘汝立輩邪議詆毀兩賢至  
言公及朴相可梟首所論多悖妄及獄事起諸賊皆  
言吉三峰爲謀主又言三峰非吉姓乃崔三峰而居

晉州嘗與賊往來云以此遂有蜚語謂三峰爲永慶  
衆口譁然全羅監司洪汝諄密啓以聞移文慶尚監  
司金晬兵使梁士瑩等士瑩等亦聞蜚語先已逮捕  
矣永慶供稱不與賊通問 上以賊與永慶書及誹  
謗詩一紙 封下示之永慶辭窮公啓曰老人容或  
忘之且此詩乃甲申年間匿名詩也臣曾亦聞之決  
非永慶作 上乃命停刑方永慶之被繫也牛溪抵  
公書言永慶少有志行請公伸解公於 榻前復言  
永慶事無端緒且渠有孝友名恐無黨逆之理永慶  
因此得釋旣而因臺啓復下理公且草劄以爲永慶



雖不學無識有孝友固窮之名與逆賊親密未有聞也今三峰之說既無端緒直以姓崔居晉州之故附合蜚語以殺士失獄情傷國體欲待刑推 命下與他相聯名力救會永慶瘦死獄中劄不果上庚寅七月策光國平難二勲封寅城府院君蓋公嘗以 國系受誣已二百年不可不竭誠辨明建請連使控籲以至快雪故並 命之公上劄辭勲 答曰受誣宗系賴卿指授而昭雪反逆大憝因卿讞奏而討平竭忠於前積勞於後報功之典自是常事毋庸固執速膺新 命初柳成龍李山海等與公共推栗谷牛

溪兩先生而公後見兩人心跡不符指斥不少假以此積不相能山海又專附潑汝立等反覆回邪尤爲公所鄙而覺隙已深矣公既起廢膺 命曩時清流之被網者稍稍進用山海欲自納款於公要與昏夜相見公不應山海大慚恨重峰前後章疏論斥兩人尤多每疏八時輩輒歸訪於公及己丑冬重峰自北塞宥還復上疏申前說 上以其疏爲人所喉 命囚宋龜峰翼弼又以注擬郎僚遞銓長洪聖民湖南儒生丁巖壽上疏論山海成龍與逆魁親厚不宜居鼎軸 上怒命囚巖壽 召兩人慰諭及再鞫鄭彥



信 上下詢諸宰以彥信言虛實山海對不以實大  
憲洪聖民歷舉山海與彥信問答之說以證之 上  
特遞聖民正言黃慎論聖民不可遞又 特黜慎于  
外縣山海乞免首揆 上以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  
之為 教蓋 上方倚重山海而山海陰結奧援搆  
誣公百端故言事者或涉山海則 上輒疑公峻辭  
斥之山海亦切齒於公必欲甘心乃已時公為左相  
柳成龍為右相一日柳相過公言 上春秋已高  
國本未定當今大事宜莫如建 儲遂與定議簡通  
于山海山海許之約日齊會建請及期山海不至再

約而再不至蓋山海覷知 上意所在外傾朝議內  
行讒間且煽飛語以熒惑 天聽 上乃疑公而公  
則不知也公入對竟發前議 上不答山海無言柳  
相噤不敢發獨副提學李誠中大司諫李海壽等進  
言此非獨鄭澈之言實臣等所共議也已而 上特  
黜誠中海壽于外辛卯二月公三辭見遞授領敦寧  
府事於是李弘老等嗾其徒安德仁等上疏詆公專  
擅誤國 上召見德仁等問何事為誤國德仁等對  
曰為大臣沉于酒色其誤國事必多矣 上曰酒色  
豈至誤國蓋倉卒被對未及授指於弘老輩故也無



何憲府先論吏曹正郎柳拱辰檢閱李春英趨赴宰相造言生事 上問宰相為誰對以公名於是兩司並劾公請罷以招權植黨排抑異已鼓動邪議將啓士禍為罪三啓乃 允 上命列書公罪狀榜示朝堂六月洪汝諄為大司諫倡言公罪重罰輕 上批甚嚴兩司遂更論公誣上行私凶悖不道請遠竄一啓從之初配明川旋因 上命改晉州汝諄等復論公罪大惡極合置竊荒乃改配江界公在道病甚不得趨程金吾郎以聞 上震怒拿囚金吾郎仍 命嚴加圍籬以防交通外人兩司並論公黨與或竄或

黜前後至二十餘人一時名卿賢士亦逐殆盡其中或有素非悅公者而以不從時論並入於黨案焉公未到配洪汝諄等謀加公極律大司諫李德馨謂公之罪名不甚明正不足以服人心其議遂寢初崔永慶被逮實由汝諄密啓故鞫廳令汝諄覈其實狀汝諄執湖南士人梁千頃姜海等取招以聞千頃等上疏自卞會永慶已死不復根究至是汝諄欲自脫前事請鞫千頃等拷問其指喉者意蓋在公也千頃等廣引傳語者以為證而猶窮訊不已備極淫刑以取誣服姜海臨死有遺疏以明冤狀而疏格不達汝諄



等自是益雀躍自以為得計矣壬辰四月倭寇漢八  
上蒼黃去邠 駕次松京 上御南門慰諭軍民  
令各陳所懷軍民齊聲願釋公 上乃下教召公曰  
知卿素有忠孝大節可急赴平壤與俞泓李恆福等  
同護 王子公聞 命痛哭兼程馳赴扈 駕到博  
川聞平壤陷 上命世子分朝他大臣皆從世子公  
獨隨 上到龍灣七月為兩湖都體察使大臣啓請  
姑畱至九月乃行駐劄江華以控制南北時牛溪以  
檢察使在松京通書相議欲糾合官軍義旅襲勦京  
城賊未果既而南下撫循瘡痍收拾散亡將以保守

根本為收復之計憂傷忼慨寢食為廢上疏請 移  
蹕定州以待 天兵直擣箕城 東宮駐湖南親率  
大眾北指京都若 天兵未易渡江亦宜漸圖浮海  
以 答兩湖怨思之心會湖南伯馳啓以勤 王兵  
多道匹歸咎體察使有壬人乘間讒公畱連酌酒迷  
罔機務 上大怒時臺諫論李山海交通宮禁之罪  
請竄之且請誅金公諒 上雖皆勉從而疑其論悉  
出於公及大司諫李海壽請竄洪汝諄李弘老等  
上教曰此人等罪予所未知但此人等頗劾鄭澈為  
奸云公受 命板蕩之際讒間交乘動被掣肘乃惶



懼班師癸巳春還 行朝五月朝廷遣使謝收復三  
京公膺 命臨行上劄條陳退敵救民之策仍請奮  
發悔改以爲恢復之本語甚痛切時 天朝有撤兵  
之議朝廷欲奏請留兵而議久未決公將渡江復上  
劄請亟陳奏又聞賊兵犯湖南以晉陽城守孤危爲  
憂旣而賊果悉衆陷晉陽如公言十一月復 命于  
漢師時有流言賊退之說出於公行臺啓請推公乃  
解職乞退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華寓舍春秋五  
十八以某月某日葬于高陽郡西壬坐之原公平之  
明年有權愉者上疏誣公搆殺崔永慶大司憲金宇

顛等以陽爲救解陰竇擠陷追論公竟削官爵其後  
鄭仁弘嗾其徒朴惺文景虎等迭相投疏以爲永慶  
之死搆捏者鄭澈指嗾者成渾也於是大司憲奇自  
獻等鼓煽其論至於三司齊發 上斥公爲奸凶而  
牛溪爲奸黨追奪牛溪官爵及仁弘爲憲長至欲逞  
禍於公墓公之諸子環守塋域以待 命適仁弘見  
遞事得已蓋奸黨陷公雖以己丑之獄爲囚而若公  
得禍之由其來久矣公剛腸嫉惡積忤時輩至癸未  
贊決三竄而羣小啣公益次骨思欲伺釁巧中者非  
一日也及逆節出於奸黨公聞變赴闕則目之以幸



亂公既承 命按獄意實在平反而前後抵罪之類  
適皆平日攻公者故因以藉口謂公乘時逞憾若其  
崇獎逆魁釀成禍亂誣罔不道辭窮情屈者自觸刑  
章率由 睿斷而一省歸罪於公之鍛鍊最是潑洁  
母子之死在於公既遞委官之後而亦以此勒成公  
罪至於崔永慶之逮公之救解不啻勤懇而必欲搆  
誣則以陽救陰擠為辭罔極之讒吁亦甚矣雖以  
聖祖日月之明不能無蔽於離被之障而使其契合  
之盛未保其始終此則豈獨公之不幸也自是以後  
數十年邪論滔天以公為鵠的噂沓譏張靡所不至

一則曰奸賊二則曰小人風聲所驅舉世靡然新進  
後生雖不識公面目者爭相詆公以為進取之階搢  
紳之間諱言其事莫有能辨之者間有心知公無他  
而素所慕用者亦且評公得失以資讒賊之口世禍  
之烈世道之變至此而極矣癸亥 仁祖反正金文  
元公長生八對首陳公忠清孝友橫被誣枉請還其  
官爵甲子公之諸子上書訟公冤 上下諸宰臣議  
願議政李元翼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咸謂公  
冤宜雪 上從其議 命復公爵是非之定不待百  
年信乎天理之難誣也公為人疏通峻潔剛介正直



松江別集 卷五  
姿表王時無一點氛垢人望之如神仙有孝友至行  
前後喪皆廬墓盡禮每朝夕上食哭泣之戚感動隣  
里祭饌割正必自其手不委之婢使喪祭節目與諸  
賢往復講定務盡情文平居日必晨謁家廟出入必  
告動遵禮法性聰敏絕人讀書不過數遍卽成誦最  
着力於近思錄朱子書雖憂患顛沛之中而課讀不  
輟在江界手大學一部並小註誦之就圍籬柱木白  
而書之以朝夕寓目其勵志劬學如此曾懷通徹表  
裏無間凡有所懷如噎物必吐乃已執友有過雖小  
輒加規正見有處心不臧者則雖其人爲一時所尊

重而直斥不饒以是大忤時論屢蹈禍機而亦不悔  
也律已清苦至辭受一節防範截然凡郡邑饋遺一  
切謝卻嘗手書古訓戒子弟曰鞭靴不已必至玉帛  
玉帛不已必至裘馬當官風采凜然人不敢干以私  
公之伯姊爲 仁廟貴人公幼時嘗出公 東宮  
明廟爲大君與公遊處甚懽及公擢第 明廟呼公  
小字曰某也登第矣 特賜酒饌以侈之洎公爲臺  
官宗室景陽君以罪繫獄 明廟私囑公曰吾兄將  
死請少寬之公竟不奉 旨當乙亥棄官而南也  
上私謂公曰母遽歸吾且大用公遂去不畱其長憲



府都民皆言李鄭二大夫之秉憲獨無各司橫斂蓋指栗谷與公也壬辰自謫 召還隨 駕定州坐賓廳有宰臣連姻宮禁者在座掖庭人自內來致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乃公等所當喫大臣不可與卽起避之雖平日不悅公者亦無不嘖嘖吐舌公自少已負盛名爲先輩諸賢所推重退溪李先生稱公有古諍臣風金河西與李土亭之齒亦淡許之高峰嘗遇水石清絕處語人曰惟鄭某可以比此重峰謂公冰清玉潔赤心奉公栗谷牛溪兩先生契許特淡雖公見仇當世疵謗蝟集而終始白其心事茲諸賢者

其道德節行爲世法程其言皆可以信於百世則彼誣上擅國滅倫亂常之輩得罪神人遺臭無窮者雖威制一時以變亂白黑而曷足爲公之病哉公爲詩文清高俊逸尤長於散詠寓興寫景無非發於忠義世皆口相傳以熟筆法亦翩翩適逸所著散軼只有遺稿一卷行于世公配文化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某官強項之女有四男三女男長起溟進士有文行早卒次宗溟擢魁科歷臺省官至通政府使次振溟進士亦早卒次弘溟大司憲典文衡女長適李基稷次適崔澳次適牧使林檜起溟一男沅縣監宗溟



五男渡生員洙縣監丁丑遇賊不屈而死沈文科持平養薦拜掌令潘早歿振漢一男漢弘漢無子側室一男涖主簿內外孫曾玄摠若干人公歿已九十餘年自冤狀旣白甲子亦且一周矣而尚未請節惠之典蓋有待也金文敬公集嘗撫公遺事爲狀備載其本末誠以公之一身榮辱禍福而賢邪之消長世道之否泰可隨而見也今以壽恆眇末蒙陋不敢妄有所闡述而竊嘗記申文貞欽之言曰風調灑落資性清朗愛人下士不爲畛域廉於物欲信於交知居家孝悌立朝潔白當求之古人中吾見人多矣未嘗見

此格韻也文貞嘗以體府幕佐從公同事心服公爲人論著如此此足以盡公矣謹就舊狀略加詮次並附此以告于太常



松江別集卷之五



